



20-7-1966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 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打倒敵人代理人 的一切陰謀詭計

●評“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的所謂“答覆”●

(一)工友政治覺悟的日益提高

目前，在全世界正在掀起一場政治覺悟的新高潮，這對於馬來亞人民的鬥爭不能不產生重大的影響。今天，馬來亞人民能更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是非曲直，對於“人力登記”，“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口號，“新加坡的假獨立”，杯葛“國會”，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等問題的公開辯論，都大大地提高了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在新加坡以及聯合邦，像魏利皇及廠商工會的某些舊領導層那一伙人，以及其他提出誤導人民的錯誤口號，錯誤觀點及錯誤政策的人已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暴露和孤立了。最近，廠商工會某些舊領導層的被推翻清楚地表明工友的政治覺悟正在提高。

頑固的死硬份子

但是，那些已經被人民暴露，孤立及唾棄的人士是頑固的死硬份子，他們是不甘心失敗的。他們仍舊試圖通過一切詭計捲土重來。他們仍舊要搗亂。他們對我們存有刻骨的仇恨，因為我們暴露和反對他們；而他們也應用一切形式的卑鄙的陰謀詭計，污蔑和誹謗我們。他們也害怕我們，因為我們堅決地維護基本原則和正確立場，並且暴露他們是冒牌者和騙子；而他們也應用一切形式的卑鄙手法歪曲我們的觀點和攻擊我們。

但是，這些頑固份子，冒牌者及騙子越是污蔑我們，歪曲我們，和用卑鄙的手法攻擊我們，他們就越是自我暴露。因此，當他們對高蔣的背叛事件發表所謂“新加坡工團工委會”聲明時，他們便自我暴露了（我黨對該聲明的批判見第十二期黨訊）；當他們把出賣性的提案提到五一“大會”上，他們也自我暴露了；當他們以所謂“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發表一篇題為“答覆社陣領導「評廿二工團五一群眾大會提案」”的文章之時，他們更再度自我暴露。這篇文章是以掛號信寄送給我黨主席，我們在今年六月九日收到。

冒牌者及騙子的惡毒陰謀詭計

所謂“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的所謂“答覆”會提及一些課題，但都是無的放矢，並且一直避開主要的中心問題不談。總之，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模糊敵友的界線；在於應用歪曲，錯誤的“論証”及詭辯法進行混淆和誤導；在於掩蓋冒牌者和騙子的醜惡面目，而方便他們對人民進行窮兇極惡的陰謀詭計；在於把冒牌者及騙子親自所做和所應直接負

責的一切責任歸咎於他人；在於應用惡毒的污蔑和撒謊來挑起誤會，散佈不和、猜疑和不信任；在於在工友和左翼運動中進行分裂活動。這一切都是為了適應美英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派的需要。

我們將不談論那篇所謂“答覆”中的一切無稽之談，我們僅要駁斥其中的一些主要點。現在，讓我們來較詳細地看看這篇“答覆”吧！

(二)冒牌“代表”和冒牌“左翼人士”

誰是這篇“答覆”的作者？他們的身份是真正代表誰？這篇“答覆”的作者自稱他們是“馬來亞左翼力量的成員之一”，甚至說他們本身是“左翼職工運動”！

問題是：他們是嗎？我們說他們不是！我們將在以後證明他們不是“馬來亞左翼力量的成員之一”，並且證明他們是已經被完全揭穿的冒牌“左翼人士”。在過去，他們早已滲透左翼運動，欺騙工友。如今，他們再也不能這麼做。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他們所自稱的“左翼職工運動”。我們要問：他們憑什麼這麼說？誰授權給他們？工會或工友有授權給他們嗎？

工會和工友都沒有授權給他們，他們使用“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的印章。因此他們頂多不過是代表一個特別委員會，其實，它已不再是法定和具有代表性的團體了！那麼，他們為什麼自稱是“左翼職工運動”呢？他們豈不是無恥地企圖欺騙工友和人民嗎？

事實是怎樣的呢？事實是，打從今年五月廿九日廠商工聯會常年選舉的結果揭曉（和改變領導層）之後，廠商工聯會的某些舊領導已經被推翻，他們已無權自稱是“勞動節慶祝委員會”中的廠商代表。至於“勞動節慶委會”本身，各工團並未給它以新的委託，以代它們行事，同時也沒有給它任何權力代他們發表聲明！

他們自稱代表工會，甚至“左翼職工運動”本身。這些人豈不是對工友和人民進行天大的欺騙嗎？他們是否以為他們能夠這麼容易地瞞過工友呢？

讓我們提醒這些進行欺騙者：左翼職工運動是具有同美英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長久歷史的，它的代表是真正的反帝戰士，而不是像他們一樣的冒牌“反帝”者。左翼職工運動決不容許冒牌“反帝”者成為它的代表。這篇“答覆”的作者根本不代表“左翼職工運動”，他們甚至稱不上是代表各自的工會。他們也

(轉入第二版)

不能以那沒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的名譽講話。因此，他們除了代表自己，（以及他們的反動主子！）之外，他們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們已經被暴露為無恥之流，甚至有一些已被自己的工會所唾棄。

因此，讓我們澄清一下，在對付這篇所謂“答覆”作者們時，我們並不是對付工會的領導或左翼職工運動的代表，更不用說是對付左翼職工運動本身！相反的，我們是向左派職工運動向這撮冒牌份子作堅決的鬥爭。我們是同已被工友和工會撕下面具，暴露和唾棄的無恥之流進行鬥爭，這般人盡可自稱他們代表他們所喜歡的一切，但事實證明他們只是冒牌“代表”，冒牌“左翼人士”和騙子而已！

（三）不成其為答覆的“答覆”！

我們刊登在今年五月十四日第178期“陣綫報”上的評論，也就是這些冒牌“代表”自稱進行答覆的文章，我們的文章是評論今年五月一日在羽球館舉行的所謂廿二工團“五一大會”上通過的提案第四條。我們暴露了這些冒牌“代表”所鼓吹的錯誤的鬥爭路線——即號召為爭取一個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鬥爭”。他們藉口說這是實現統一的馬來亞的“戰略目標”的一個“必要步驟”和“必要手段”。簡而言之，我們暴露並攻擊了為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鬥爭”的新的政治路線。第179期及180期的“陣綫報”也登載了一些評論和聲明，攻擊提案第四條和為爭取一個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鬥爭”的論調。

這篇“答覆”想必是答覆我們對提案第四條的評論。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將會以為這篇對我們的攻擊的答覆應當而且必須針對提案第四條中的為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進行所謂“鬥爭”的中心課題。當我們第一次讀到這篇所謂“答覆”之時，我們以為這些冒牌“代表”會長篇分析“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問題以及它為何是爭取實現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所謂“戰略目標”的“必要步驟”和“必要手法”。但是搜遍了這篇所謂“答覆”全文，我們並未見到一言一語，一絲一毫是和這個絕頂重要的課題有關！這篇“答覆”完全沒有提到新加坡的假「獨立」的問題！

那麼，這篇“答覆”是談些什麼呢？他們是否看漏我們的攻擊論點？但是這些“代表”是相當“博覽的”。他們過去曾在廠商工會會訊及其他工會會訊上發表連篇累牘的所謂“分析”文章。因此，他們是不可能看漏我們的攻擊論點，即攻擊他們企圖把一條新的錯誤的政治路線和爭取一個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背叛性的所謂“鬥爭”強加在人民頭上。

那麼，他們為什麼閉口不談這問題呢？

他們寫了許多關於“新加坡工人”的“概念”和“新加坡人民”的“概念”，“限制”和“概括”，城鄉工農鬥爭的差異，“兩地”的意義，鬥爭的“地區特性”等等問題。他們甚至企圖告訴我們說他們也是為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戰略目標”而鬥爭。他們要這些花招的目的是在於轉移和混淆讀者的視線，使人們忘掉要事和主題。但是他們越想掩蓋就越暴露他們自己。他們不對題的冗長“議論”，只能清楚地說明一個事實，即他們未曾提及所謂“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這一絕頂重要的課題！

他們在回答我們對提案第四條的攻擊時為何不提這一課題？他們試圖拐彎抹角地說我們對他們的指責是不正確的。如果我們對他們的指責是不正確，他們為何不出來否認，為何不清楚和毅然地表示他們不要“爭取”一個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呢？這有什麼好羞澀？

他們勞勞刀刀（四字口旁），抽象地談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所謂“戰略目標”。不過，請注意，當他們談論這一“戰略目標”時他們並未清楚表示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是我們當前的迫切鬥爭任務！他們也沒有響應社陣、人民黨及其他工會的號召，把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做為當前的迫切任務！因此這只能說明他們並不把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看成是馬來亞全體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

請注意，他們也沒有清楚表示他們是反對，而且不要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他們對這課題保持絕對的沉默，這只能再次意味他們是贊成而且要把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作為當前的最迫切任務！

為什麼閉口不談“獨立”的問題呢？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一目瞭然的。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在這篇所謂“答覆”中清楚表明他們對爭論性問題的立場？為什麼他們對最先浮現在他們的心頭上和腦海中的這一課題感到羞澀呢？

答案是：因為他們害怕被暴露！因為他們沒有勇氣，沒有胆量說出口！因為他們知道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鬥爭”是錯誤的！因為這是一條新的和錯誤的政治路線，它和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鬥爭背道而馳！因為這是不符合廣大工友和人民的基本利益，並且沒有獲得他們支持！所以，這些冒牌“代表”試圖掩蓋和掩飾他們所公開宣揚的這一錯誤和誤導性路線，企圖逃避廣大工友和人民對他們的公開攻擊和譴責！但是，他們企圖掩蓋和掩飾其陰謀詭計的心機已宣告失敗。

打從這些冒牌“代表”首次以“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口號提出開始，我們就強烈地反對這一錯誤路線，並且經常呼籲人民對它提高警惕。這些起草這篇所謂“答覆”的冒牌“代表”已經在他們工會的選舉中從執委會中被掃出去。可以預想的，他們將極盡其所能，以免進一步暴露他們自己對新加坡“獨立”的問題保持沉默，他們妄圖有更多時間和機會進行兩面手法，曖昧和欺騙，以及對人民進行窮兇極惡的陰謀詭計。

再者，他們在沒有事先和其他工團、工友，和諸如社陣和人民黨的左派政黨磋商和獲得他們的同意下，偷偷摸摸地把新的背叛性“鬥爭”塞進“勞動節大會”，同時，已受到一切關心的人士和團體充份暴露和攻擊。如今他們對新加坡的“獨立”問題保持沉默，妄圖使他們對人民基本利益的背叛和出賣不受進一步的暴露。

簡而言之，他們是妄想掩蓋他們的背叛行為，以避免受到廣大人民的公開譴責，他們推行帝國主義者的分而治之這一事實，實際上就是美英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派的代理人。

所以，這些充當敵人代理人的冒牌“代表”因為害怕被進一步暴露，而把這篇不成其答覆的“答覆”寄送給我們和大量地分發給工友和干部。

四敵人代理人的自我暴露！

我們為什麼說這些冒牌“左翼職工運動的代表”是敵人的代理人呢？我們有什麼證據呢？

這些冒牌“代表”也自稱是“馬來亞左翼力量的成員之一”。我們曾談及那不正確的新“鬥爭”路線，是完全和爭取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鬥爭背道而馳的，同時也完全和整個馬來亞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由此可清楚地看出他們不是“馬來亞左翼力量的成員之一”。他們根本就不屬於馬來亞左翼運動。他們是進行反對馬來亞左翼運動的冒牌“左派人士”！

（轉入第三版）

但有人可能還會問，他們如何是敵人的代理人呢？讓我們看看提案第四條如何被在今年五月一日在羽球館所舉行的所謂“勞動節大會”所採納的事實。

“勞動節大會”上的窮兇極惡的計劃

左翼工會的代表事先是沒有看過“五一大會”提案的。那些起草背叛性提案的人士未曾和其他工團和反對他們的錯誤觀點的人士進行磋商。可以肯定地說，除了組成“勞動節慶委會”的幾個人外，各工團或是它們的代表對提案是沒有達致任何形式的協議。那麼，問題便產生了：為什麼提案沒有在工會間進行磋商？為什麼這些背叛性的提案突然出現，而且幾乎是在羽球館集會的最後一分鐘提出？

為大家所接受的一般慣例是，在處理爭論性的，和影響及整個職工運動，整個左翼運動和人民反壓迫鬥爭的課題的重要政治提案時，首先應當讓所有關心左翼運動和有關係的團體進行徹底的討論，在必要時進行辯論，而最終達致協議，然後在一個重要的集會上提出和採納。在五一這個國際工人階級的偉大日子特別重要集會上更應該是這樣。同時，明知左翼工會和整個馬來亞左翼運動今天存有基本的分歧，那個應該是代表所有左翼工會的“勞動節慶委會”事先應好好地徵求各工團和左翼政黨的意見，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單單這一點就能顯示他們是身懷鬼胎！

由廠商工會某些舊領導層（在最近的常年選舉中被推翻）所控制的“勞動節慶委會”不顧其他人的意見，而一手包辦地提出這些錯誤的政治路線和錯誤的觀點。在過去兩年多來，廠商工聯會某些舊領導就一貫地提出這些錯誤的政治路線和觀點，而社陣，人民黨和極大多數的工友向來是堅決地加以反對的。那些起草提案的人，在沒有事先同其他關心左翼運動和有關係的團體進行磋商和達致協議的情況下，偷偷摸摸地把提案塞進大會，並加以採納，這徹底暴露了他們的陰險用心。

這些是疏忽的錯誤嗎？答案是否定的！這不是疏忽的錯誤，如果是的話，那麼，在錯誤被指出的當兒，就應該即刻糾正錯誤。相反的，他們首先試圖隱藏他們所做的一切；接着，在他們被暴露的時刻，他們試圖進行辯護，說他的所做所為是正確的！因此，很清楚地，他們把這些提案偷運進來的行動是蓄意的和有目的的，因此，這是惡毒的。這些做法不是朋友的行動，而是敵人的行動，也就是敵人希望乘工友和左翼運動之不備，不但把新的政治路線，而且也把當前的新“任務”強加在工友身上的行動。

可否對它們的行動作另外的解釋？其他的解釋是沒有的。解釋他們的行動的唯一基礎是：他們完全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為是錯誤的，但是，為了他們那窮兇極惡的陰謀詭計，他們狡猾地擺佈和誘騙純潔的工友，對他們在羽球館所提出的所謂“五一大會”提案給予公式化的支持！這樣，藉此所謂“支持”，他們就可以在工友面前搖幌這些提案，並自稱他們的提案和背叛路線是得到工友們的完全同意以及在“五一大會”上得到他們的“支持”！這樣，這些左派工運的冒牌“代表”妄想把工友一起拖上他們的背叛性路線，為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進行所謂“鬥爭”！這就是他們的窮兇極惡的計劃；把出席“五一大會”的純潔工友誘入圈套，迫使他們違反意願，去“支持”這些冒牌“代表”違背人民爭取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的背叛性路線！

敵人代理人的行動

這些豈不是敵而非友的行動嗎？有那一些朋友會幹下這樣骯髒的背叛性行動，以誘騙工友不存疑心地“支持”他們的背叛性陰謀詭計呢？

請別忘記：美英帝國主義者經常應用分而治之的花招，企圖削弱和轉移馬來亞人民的鬥爭。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美英帝國主義者為了挽救馬來西亞的徹底破產以及進一步推行他們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在聯盟及行動黨傀儡當局的積極配合下，安排了所謂“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而「獨立」”的伎倆。在今年不久前的六月九日，在倫敦獲得英國的進一步指示之後，李光耀公開地和東姑重申新加坡“脫離”聯合邦。如今，李光耀說，他將不干預“馬來西亞”的內政。這是傀儡集團間所達致的協議，以協助帝國主義者在馬來亞永遠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如果我們要真誠地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那麼，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同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的政策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冒牌“代表”並沒有和「分而治之」的政策做鬥爭，相反的，却在提案第四條里提倡一條新的背叛性路線，這恰恰是迎合美英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傀儡東姑和李光耀的需要！因此，這些冒牌“代表”是替帝國主義者服務，而不是替人民服務。由於他們偷偷摸摸地提出提案第四條的行動是蓄意而非偶然的，他們的行動豈不是顯示這些冒牌“代表”不是人民朋友，而是人民的敵人嗎？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打從英帝國主義者在一九四六年首次公開建議時起，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人民會在過去的廿年中堅決地反對把新加坡從聯合邦分割出來！馬來亞人民經常把聯合邦和新加坡視為一個馬來亞整體的兩個部份，少了一個，另一個就不完整。

冒牌“代表”措辭含糊的提案第四條偷偷摸摸運進來的時候，當然是要試圖掩蓋他們把帝國主義的陰謀偷偷地塞給人民。這只能證明他們道道地地是敵人的代理人。

讓我們回顧這些冒牌“代表”在過去兩年多來所做的壞事：關於“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口號的問題；關於他們如何答應不提出這一口號而提出來的問題；關於他們如何在工會中，甚至在社陣及其他政黨中推行和貫徹這一口號，替帝國主義的安排鋪平道路，這項安排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被推行了；關於他們如何利用撒謊和捏造，惡毒地攻擊反他們的錯誤口號的人士和團體；關於他們如何迫不及待地“歡迎”“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和接受“假「獨立」的新加坡”的問題；關於他們如何散播可能同行動黨搞“統一戰綫”的思想；關於他們如何間接地攻擊社陣杯葛“國會”和兩次補選；關於他們如何公開支持叛徒和行動黨代理人高棋生和蔣清潭的問題；以及目前關於他們如何在羽球館的“五一大會”上試圖偷偷摸摸地把這新的政治路線和新的當前任務強加給馬來亞人民。由以上的事實我們大家都可以察覺到這些假“代表”不是犯下疏忽性錯誤的，而實際上是重復地和一貫地極盡他們之所能，在每一個時刻破壞和分裂左翼運動，替帝國主義、聯盟和行動黨的利益服務的幫兇。說實在的，從這些歷史事實，我們不可避免會得出這樣一個科學和辯證的結論，他們是鑽進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敵人代理人，他們的唯一目的是在左翼運動中製造混亂，進行誤導，轉移視線，進行破壞，麻痺人民的鬥爭意志，以及把左翼工會變成另一個“職總”以便為美英帝國主義者和當地反動派奴役馬來亞人民的需要服務！總之他們是打着左派工運的旗幟反左派工運。

頑固地拒絕糾正錯誤

這些冒牌“代表”是徹頭徹尾的敵人代理人。即使是我們對他們的行動作最寬容的解釋，說他們是犯下無意的錯誤，然而，他們的固執態度和他們對指出（轉入第四版）

他們的錯誤的人，其他人所進行的蓄意和惡毒的誹謗，造謠中傷和捏造，他們頑固地拒絕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承認和改正錯誤的表現；繼續用錯誤口號，錯誤政策和錯誤觀點在左翼內部製造混亂和分裂的意圖，這一切都顯示：即使（爲了論証起見）這些冒牌“代表”本來是朋友，由於他們一貫的破壞，顛覆和分裂工作，他們如今已沿錯誤的道路上發展下去，而把他們自己變成人民的敵人！

我們坦白地說敵人代理人就是敵人代理人，這不等於說，一如他們所說的，我們向這些冒牌“代表”和騙子“扣帽子”，這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事實是：他們在過去的兩年多過程中，已逐步地暴露他們自己！他們的醜惡面目已經在人民面前暴露無餘，他們的猙獰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要分清界綫

從現在起，我們應當要同這些敵人代理人劃分界綫，一如我們同美英帝國主義者，聯盟和行動黨傀儡間所劃清的界綫一樣。我們必須要分清敵友，分清真朋友和假朋友。

敵人代理人不懷善意地說，我們對他們“粗暴和橫蠻”的攻擊將導致“公開分裂”。

讓我們告訴這些敵人代理人：你們不必再企圖裝模作樣，替自己打掩護。你們已經被暴露了。是你們接受警方的壓制性限制，在羽球館舉行分裂性的所謂“五一大會”而造成公開分裂。是你們在同一大會上採納背叛性的提案第四條，造成進一步的分裂。在你們偷偷摸摸地運進背叛性的提案的過程中，你們已經清楚地證明你們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人民的敵人。你們已經從分裂主義者變成左翼運動和人民的公然敵人。在第廿五期的廠商工聯黨訊中，你們已經提出要和我們劃清界綫。因此，你們不必多費唇舌，再對左翼運動的團結表示偽善的“關係”。你們是分裂主義者，你們已不能再欺騙人民了。

(五) 敵人代理人的惡毒卑鄙手法

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這些敵人代理人在寄給我們這篇假“答覆”之同時，傲慢地要求我們在“陣綫報”上加以刊載！冒牌者和騙子時常在表面上表現得勇敢，他們經常目空一切地說話，好像世界是屬於他們！

一如我們所已指出者，這篇所謂“答覆”根本不成為答覆。它完全避開關於新加坡假“獨立”問題的這一真正爭執，相反地，它却無的放矢，沒有真正的內容，時時企圖在這里混淆而在那里誤導，在這里掩蓋而在那里隱藏，總而言之，是魚目混珠。尤其是試圖掩蓋這些敵人代理人自己的反動本質。現在，那個所謂“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已不再是一個法定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團體了，而以這一非法和非代表性的團體當作護身盾的敵人代理人是十足的騙子。一如我們以上所說者，他們並不代表任何人，他們只代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反動主子們！並且，他們也已經被暴露和身敗名裂。

我們是沒有義務撥出寶貴版位刊載這些敵人代理人寄給我們的文章。不過，我們確信這篇所謂“答覆”可以作為我黨同志和左翼工團同志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毫無疑問的，同志們將從中學習很多東西。因此，基於這一目的，我們刊登這篇所謂“答覆”，並不因為這些騙子和敵人代理人的所謂“要求”所致。

現在，讓我們看看敵人代理人在所謂“答覆”中所應用的卑鄙手法。

敵人代理人的歪曲和捏造

這些敵人代理人充份曉得，真理並不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知道在擺道理的任何公開辯論上，他們將被暴露，將被證明是假“左翼份子”和騙子。他們知道他們對基本左翼原則的歪曲是經不起公開的審查，分析和批判的。

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一向拒絕我們一再請求進行討論，以便在口號觀點和政策的分歧的問題上達到正確的裁決。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拒絕在爭論性的事件，諸如“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口號，“歡迎新加坡的「獨立」”等等問題上總結經驗。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像害怕傳染病一樣地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不敢針對具體的事件進行公開辯論，以便得出真理！

這些敵人的代理人知道，如果他們準備接受真理和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原則來進行辯論，他們將被暴露無餘。因此，他們便憑藉歪曲，污蔑和公然說謊以及捏造的手段。他們徒勞地希望利用這些卑鄙的手法，就能使他們處於比其對手更有利的地位。所以，在他們的所謂“回答”中通過把工友和人民同他們的背叛性提案連繫在一塊，挑釁性地影射我們對他們和背叛性的提案第四條的攻擊，也是對工友和人民的攻擊等方法，以期騙取工友們和人民對他們的同情與支持。敵人代理人說：「大會決議是全體工友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社陣領導的文章攻擊大會決議就正意味着向全體工友的意志的挑戰。」他們進一步挑釁性地說，這是「對工友的一個極大侮辱」，甚至問道：「這豈不是全體工友都是任由決議起草人擺佈的“稻草人”了嗎？」

當然敵人代理人的這一卑鄙和惡毒的手法是不新奇的。虛偽的陳述，歪曲，影射法和公然的捏造是敵人經常耍弄的手段。也由於這樣，行動黨一再地聲說“假合併”，欺騙性和不誠實的“全民投票”，以及他們被選出執政都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我們對行動黨的卑鄙手段和操縱的攻擊，也是同樣的被指爲對“人民的智慧”的攻擊。

今天，鑽進工人隊伍中的敵人，正在使用同樣的舊的反動手法，帝國主義者在「分而治之」的歲月里就已使用過這些手法。其實，在過去的兩年多里，當這些敵人代理人還控制着廠商工會及其他一些工會時，他們就一直不斷地應用這一套反動手法。

(六) “五一大會”提案是

「工人的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嗎」？

在暴露和攻擊背叛性的提案第四條和揭露這些假“左派人士”及騙子進行出賣人民爭取統一馬來亞的鬥爭的時候，我們是非常謹慎地區分對象，使犯罪者應得其罪。我們把有關背叛性的提案第四條的一切罪責都歸在提案起草人身上。但是，背叛性提案的起草人也就是這篇所謂“答覆”的作者。同時也是敵人的代理人，企圖掩蓋他們的醜惡面目和他們的窮兇極惡的陰謀詭計，嫁禍於人甚至聲說他們的動機勾當和“五一大會”的提案本身是「全體工友的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這樣，他們試圖在“工人的共同意志”的掩護下，逃脫人民的義憤！

然而，這些敵人代理人估計錯了。工友和人民的政治覺悟已比以前大大地提高，已經不會輕易上當。人民決不允許這些敵人代理人利用工友的名譽來破壞人民的基本利益。這些敵人代理人把背叛性的提案暗暗地塞給工友和人民而把責任推在工友身上的企圖正在遭到強烈地反抗和無比的憤慨。這些背叛性的提案並不是“工人的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敵人代理人要分裂工友、人民、和社陣的團結的企圖也正在遭到

(轉入第五版)

強烈的反抗和憤慨，而且也絕不會得逞。敵人代理人愚蠢地以為工友和人民是沒有頭腦思考，是可以被擺佈的。這些敵人代理人是如何地錯誤啊！

在許多“五一大會”的檢討會上，工友們和幹部們向“五一慶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提出許多使他們感到很為難的問題，結果，他們無法對任何一個問題給予滿意的答覆。“五一慶委會”的前主席本身已被工友們所唾棄和被踢出其工會的執委會。越來越多的工會和工友也已經表示抗議“五一慶委會”的背叛性工作。左翼政黨——社陣和人民黨——已雙雙向背叛性的“五一提案”發動強烈的攻擊。如今，一小撮的敵人代理人已完全被暴露和孤立。他們也許會繼續混淆和誤導一小部份工友。但是，我們深信不久的將來這一部份工友也必定把這些敵人代理人完全掃出去。

這些敵人代理人惡毒地把我們對他們的原則性攻擊加以歪曲說我們侮辱工友們為“稻草人”，試圖使工友們對我們產生偏見。但是，從議案提出和通過的方法顯示是他們自己本身而不是我們試圖“把全體工人當成他們的稻草人來擺佈”，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極大地侮辱工友們」！這些騙子和敵人代理人是可以進行歪曲，但他們的欺詐卻不能容易得逞。

(七)“新加坡人民”或是馬來亞人民？

這些敵人代理人花費了一大堆時間和筆墨企圖要說明應用“新加坡工人”和“新加坡人民”這樣的辭句都是允許的。他們說，即使是李紹祖在一九六一年也曾用過“新加坡人民”這一辭句。他們說使用這個辭句是“正確”和“必要”的；因為它代表一個“概念的限制，和概念的概括”，因為它表示“地區特性和不同的具體情況”。

他們也花費了一大把時間和筆墨企圖說明在一九六一年，社陣第一輯叢書也曾使用“星馬兩地”的辭句企圖說明“強調‘地區特性’”，“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一切取決於條件、時間、地區」；企圖說明“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市鎮”，“市鎮與鄉村”，“這一城市與那一城市”，“這一鄉村與那一鄉村”，都會存在着不同的具體情況」等等。

無關痛癢和荒謬的議論

這些都是普通常識，即使是小孩子也懂得新加坡是和吉隆坡，古來或華玲不同的。那麼，這些敵人代理人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寫下這些普通常識呢？

答案是：因為他們試圖製造一種印象，表示他們懂得一些理論，能够以理論事，因此，是必定知道自己之所言！這樣，妄想掩蓋他們的反動本質，混淆和蒙騙工友和人民。但是，他們如此作為，只能達到進一步暴露他們本身是假“左翼人士”和騙子。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他們的所謂“議論”是完全無關痛癢和荒謬的。讓我們看看他們的議論：

首先，我們未曾在任何時刻說過在一切情況下我們不能使用“新加坡工人和人民”這一辭句。在某些情況下，遇到只能夠適用和只能夠出現在新加坡的某些特殊東西和特殊局面的時候，當然是可以使用這些辭句的，然而，這些東西和局面並不可多得。譬如，我們能這麼說，新加坡人民要經過長堤才可到聯合邦去。我們也能這麼說，新加坡的人民多數是工人和小商人。但是，問題是，今天，我們所談論的並不是某些只能夠適用於新加坡的區域或僅能夠適用於新加坡人民的獨有的特性而已。

形而上學的論說方法

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是民族解放鬥爭，而不是風花雪月，或是新加坡人民的衣食方式或風俗習慣。我們在談論貫穿種族，膚色或宗教的問題，談論那直接地影響及全馬來亞的每一個人的問題。我們可能住在新加坡或在吉隆坡，但是，作為馬來亞人，我們把馬來亞（包括星洲）視為我們單一的國家。當我們談到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時，是沒有任何只能單獨適用於新加坡，或只出現在新加坡的特殊事情。我們的整個國家目前是在外國的統治下，而民族解放所指的是整個國家的。而不是一部份的民族解放；這就是說，是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而不是單獨一部份，諸如單獨的新加坡或單獨的檳城，或單獨的吉隆坡，或單獨的霹靂州的民族解放。他們把新加坡形容為“特殊”而馬來亞是“一般性”來進行議論，甚至舉出一些新加坡本身的區域的極端例子，諸如“大坡”“巴爺里巴”“武吉班讓”“小坡”等，來區分“一般性”和“特性”。同時，他們也舉“中國”和“越南”的例子，作為區分整個世界的“一般性”和一國的“特殊”，這樣，不僅證明這些敵人代理人的思想和論說方法是徹底的曲解和歪曲，是狹隘和局限性的，是片面的或形而上學的，同時也說明他們是抱有惡意混淆，誤導和蒙騙工友和人民的惡毒和罪惡的意圖！

如果我們把這種形而上學的論說方法運用到我們馬來亞的鬥爭上來，將會發現我們是在爭取各個城鎮和各個地區“自主權”和“獨立”，豈不是荒謬絕論嗎？

替分而治之辯護

為什麼這些敵人代理人這麼強調“特殊”和新加坡的所謂“特質”呢？答案是：因為他們不是替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辯護，而是替爭取一個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所謂“鬥爭”進行辯護，他們不是要幫助促進馬來亞民族主義，而是推售新殖民主義的“新加坡民族主義”！因為他們為同美英帝國主義者和當地反動派在分而治之的政策上的勾結進行辯護！

他們問道：“為什麼新加坡工人及新加坡人民的概念不能提而只能提馬來亞工人及馬來亞人民的概念？”當他們提出這問題時，他們不知不覺地暴露了自己是為美英帝國主義者和行動黨與聯盟反動派的利益服務；當然他們是能够有他們的“新加坡工人和新加坡人民的概念”。他們的整套哲學和世界觀是局限於新加坡這個島上。在帝國主義者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指引下，他們的眼光和眼界是不超越新加坡島的範圍。在口頭上支持統一的馬來亞，但是，在思想和行動上却不是朝向馬來亞國。他們所想的，正是美英帝國主義者和反動的聯盟和行動黨要他們想的，即僅是新加坡自己單獨成一國！

至於群眾和我們的想法却完全不是這樣。我們都是馬來亞人（雖然有些住在新加坡）。我們把馬來亞視為我們的國家，而我們不是為單獨的新加坡，而是為了整個馬來亞的解放而進行鬥爭。對我們來說，我們在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是沒有任何東西只是可以應用在新加坡工人和人民而不能同樣地應用在馬來亞的其他地方的工人和人民，不管他們是在檳城，吉隆坡或是華玲。新加坡工人和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和馬來亞其他地區工人和人民的基本利益完全統一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單局限於新加坡。聯合邦和新加坡（馬來亞）人民都為民族解放和實現一個統一馬來亞而鬥爭。

今天，美英帝國主義者把馬來亞分隔為兩部份，他們通過聯合邦的聯盟代理人和在新加坡的行動黨傀儡而統治整個國家。不管是民族主義者或是左派人士

附：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

答覆社陣領導評廿三工團一大會決議的文章

五月十四日，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陣綫報”第178期第四版刊載了一篇題為“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不容篡改”評廿二（實際上是廿三）工團五一群眾大會決議的文章。與此同時，同期陣綫報第一版還發表了社陣黨中央對五一大會決議的意見，並且建議：“星洲各工團聯合慶祝五一勞動節委員會及有關人士，能在重視決議錯誤及其嚴重後果的情況下，收回第四條決議”。

作為馬來亞左翼力量的成員之一，我們歷來都很願意尊重社陣領導，並且，正如廣大人民一樣，我們對於社陣及其領導寄以深切的期望。我們歷來也十分歡迎和指望社陣領導能夠多多地給與我們有益的批評和指示。特別是當前行動黨反動政權加緊向左翼運動展開內外夾攻的時刻，特別是當前左翼運動內部出現明顯的思想意識分歧的時刻，我們自己認為，也希望同志們和朋友們同樣認為，對於一切不僅是來自內部的或外部的善意的意見，能夠加以重視。正是抱着這個態度，我們細心地閱讀了社陣領導的這篇文章。

當我們讀完了這篇評論之後，我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作為左翼政黨的社陣，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左翼職工運動，這樣的做法，是極其惡劣、令人不敢領教的，這樣的做法，不但無助於消除當前左翼運動的意見分歧，無助於搞好左翼運動的團結，而只能把左翼運動帶到公開分裂的道路上。雖然，社陣領導在文章中口口聲聲指責的是決議的起草人，但是，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會認識，五一大會的決議，是全星工友反帝鬥爭的意志集中表現，是經過大會一致通過的。因此，大會決議是全體工友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社陣領導的文章攻擊大會決議，就意味着是向全體工友的意志挑戰，而絕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只是在攻擊決議的起草人。假如，社陣領導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豈不是等於說，全體工人都是由決議起草人擺佈的“稻草人”了嗎？這豈不是對全體工友的一個絕大侮辱嗎？

令人遺憾的是，當我們讀完了這篇評論之後，竟絲毫也找不出一點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來給“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及“有關人士”扣上“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的帽子。然而，社陣領導畢竟這樣做了，我們不能不深感遺憾和痛心。

我們深感遺憾，因為社陣領導似乎在無的放矢。我們深感痛心，因為社陣領導有意無意地盡了歪曲、挑剔、恫嚇的作用。而且，社陣領導刊載這篇文章的用意也是明顯不過的。社陣領導無疑是準備將這篇文章當作一篇聲討和圍剿異己的文。因此，在深感遺憾與痛心之餘，我們不免又為此而擔憂。

為什麼說社陣領導似乎無的放矢，有意無意地盡了歪曲、挑剔、恫嚇的作用呢？且讓我們看看社陣領導的這篇文章是怎樣寫的吧？

首先，社陣領導先給自己製造一個“未評先勝”的大前提，肯定地宣判了左翼工團以往所發表的言論、路線，在“歷史實踐”中“逐一宣告破產”（？）。這樣一來，便可以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第四條決議。因為，既然以往的言論、路線全都在“實踐”中“破產”了，現在又在這“破產”的基礎上提出決議，當然是錯上加錯，非“及時收回”不可了。

根據社陣領導的文章的說法，因為第四條決議“是以轉彎抹角的方法，繼續推行違背馬來亞概念、違背實現戰略目標的錯誤路線”。所以應“及時收回”

，“以免此誤導性的決議繼續危害我國民族民主運動”。果真是這樣嗎？

社陣領導指責大會決議，提出新加坡工人及新加坡人民的概念是錯誤的。按照他們研究的結果，提出新加坡工人及新加坡人民的概念是「根本沒有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新加坡為出發點所致，並且還宣稱，這是有非常嚴重的誤導性，等等」。老實說，直到現在，我們還感到莫名其妙，問題為什麼是這樣的，為什麼新加坡工人及新加坡人民的概念不能提而只能提馬來亞工人及馬來亞人民的概念。其實，提出新加坡工人、聯合邦工人或者馬來亞工人的概念，都是允許的，問題在於我們要闡明什麼問題，如果我們為了要闡明新加坡這一區域的工人或人民鬥爭，當然可以而且也應該使用新加坡工人或新加坡人民的概念。在我們的決議中就明確地指出：新加坡和聯合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因此，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的概念對馬來亞工人的概念來說，是概念的限制，是從馬來亞工人的這一比較一般的概念轉為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的比較不一般的概念。

既使新加坡工人的這一概念也可以繼續限制的，打比方說，我們所說的大坡區工人、小坡區工人、武吉班讓區工人或者巴耶禮巴區工人等等，這些概念都是新加坡工人這一概念繼續限制的結果。同樣的，對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的概念來說，馬來亞工人是概念的概括，是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這一比較不一般的概念到比較一般的概念。概念的概括，是從一般性較小轉到一般性更大的概念，最後會達到外延極廣的概念，如馬來亞工人的概念轉到亞非拉工人的概念，亞非拉工人的概念又可轉到全世界工人的概念便是。

因此，概念的限制，或概念的概括，都是在我們思維過程中允許和必須使用的兩種邏輯的方法。假如，在思維的過程中，不允許使用概念的限制的邏輯方法的話，我們在闡述工人階級運動的事務時，豈不是只能說全世界工人階級，而不允許使用中國工人階級、越南工人階級以及馬來亞工人階級等概念了嗎？使用了這些概念，豈不是要被指責為缺乏“國際主義精神”了嗎？這種指責究竟有什麼邏輯上的根據？雖然我們非常不願意跟社陣黨內的領導同志在概念問題上兜圈子，但是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得不附帶說明這些。

我們願意提醒社陣的領導同志，新加坡工人或新加坡人民的字眼，並不是在今年的五一大會決議中第一次出現的（有新加坡左翼運動的大量文件可供引証）。早在一九六一年李紹祖同志就不止一次地使用新加坡人民這樣的概念了（有他的文章和演詞可供引証）。這是不是旨在誤導人民呢？是不是「根本沒有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新加坡為出發點所致」呢？請看這些同志怎樣自我辯解吧，這些同志說什麼決議所表達的概念與普通名詞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五一決議中的新加坡人民的概念就是表達的概念，社陣黨內的領導同志使用新加坡人民的概念是普通名詞。這種辯解，總的一句，就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還發揮了一通什麼“星馬兩地”的概念的理論。對於這一問題，浪費筆墨爭辯也是徒然的。我們只想建議這些同志重讀社陣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的政策聲明“論憲制進展與人民的統一”（陣綫報第一輯叢書），社陣的這篇政策聲明的第一句話，就使用“星馬兩地”的字眼。社陣領導，指責

（轉入第七版）

五一大會決議使用星馬兩地的字眼是首先已經接受了反動派將星馬分為“兩地”的概念，這豈不是也等於指責自己的黨是首先已經接受了反動派將星馬分為“兩地”的概念？這種指責是對自己的黨和所有的同志的絕大侮辱和誣蔑，是社陣廣大同志所不能接受的，是全星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如果是就第四條決議的全文加以全盤、透徹的分析，進行事實求是地指出決議的精神實質已違反了“馬來亞概念”或“戰略目標”，我們十分樂意接受一切合理的批評。但是要在文字上或概念上加以歪曲，而後給我們扣上帽子，我們也不會為之嚇倒。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把“吉隆坡人民”、“檳城人民”拿來跟“新加坡人民”相提並論，用形式邏輯來駁斥決議，怎不顯得貧乏無力？事實上，“馬來西亞”存在是一個客觀現實，新加坡在形式上“退出”“馬來西亞”也是一個客觀現實。新加坡以本身作為一個政治單位併入“馬來西亞”，是一種新殖民統治方式；新加坡從“馬來西亞”退出，是另一種新殖民統治方式。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新加坡的行動黨傀儡政權與“馬來西亞”的聯盟傀儡政權，畢竟構成了兩個反動統治的暴力機關，畢竟使新加坡與聯合邦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政治單位。這是檳城和吉隆坡從未有過的事。地理上的差異暫且不談，單從政治上的地位看，怎能把它們拿來跟“新加坡”相提並論呢？兩個內涵不同的東西，怎麼能夠邏輯論證？令人懷疑的是，社陣領導如此這般論證問題，究竟要把群眾帶到什麼地方去？

其實，在某些特殊的地區性的問題上，為了具體地聯繫實際地表達吉隆坡或檳城人民的願望，爭取吉隆坡或檳城人民的利益，而在鬥爭中採用“吉隆坡人民”、“檳城人民”等字眼，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比如，“吉隆坡人民反對由聯盟中央政府接管自治市議會”、“檳城人民反對自由港地位被剝奪”等鬥爭，有那一個真正左翼政黨曾經狂妄的鳴鼓而攻之呢？新加坡跟吉隆坡或檳城比起來，無疑的，是有着更大的地區特性，有着更多的不同的具體情況的。新加坡的左翼運動，使如視之如譴忌，而一概不准用“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等字眼，那麼這種地區特性和不同的具體情況，又要怎樣加以體現呢？“一切取決於條件、時間、地區”的至理名言，不是首先要被拋進垃圾桶里去了嗎？

還必要指出：決議中所用的“星馬兩地”中的“馬”，是明明白白“馬來亞聯合邦”的縮語，一點也不含糊，絲毫也曲解不得的。因為，第一，星洲和馬來亞聯合邦這個局部與局部的關係，用“星馬”作為其縮語，已經是極其習慣了的，已經是極其普遍的了；不用“星馬”，難到要我們用“星來”、“星聯”、“星合”、“星邦”嗎？老實說，我們不敢狂妄到這種地步！第二，從語法的結構上來看，也明明是指“馬來亞聯合邦”。決議中是這樣寫的：“新加坡和聯合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與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第二句及第三句中的“星馬”，明明白白是第一句中“新加坡和聯合邦”這主詞的縮寫法。這難到還有疑問嗎？現在，社陣領導在文章中竟然把這種最淺顯最明確的表達方式，歪曲成為“新加坡和馬來亞”（局部與整體），並用嘲諷的口氣進一步類比為“台灣與中國”（局部與整體）、“吉隆坡與馬來亞”（局部與整體）

。試問，這種把別人的原意加以歪曲，然後大肆猛攻，這是探討問題應有的居心嗎？

其實，“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星馬兩地”、“星馬人民”等字眼，並不是什麼洪水猛獸，殆害群眾的東西，用了它，不見得就是不顧馬來亞人民的整體利益，大搞“本位主義”了。新加坡左翼運動，作為馬來亞左翼運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歷來都是與聯合邦左翼運動唇齒相依、相互支援、相輔相成的，歷來都是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展開促進共同利益的鬥爭的。一路來，新加坡左翼運動的領導，為了鬥爭的需要，在言論中、在文字上，採用了“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星馬兩地”、“星馬人民”等字眼，絕不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或不要“馬來亞概念”，更不是他們不顧馬來亞人民的整體利益，僅僅關心到新加坡的局部利益。事實上，他們對於星馬兩地被人為分割的痛恨，可說最深，對於實現星馬真正復歸統一的爭取，可說最力。怎能因為採用了“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星馬兩地”、“星馬人民”等字眼，就說他們違背了“馬來亞概念”呢？現在工運的領導，沿用了以往的措詞，不僅是一種習慣的用法，而且也還是有其需要的（當然不以“疏忽”來辯解）。錯在那里呢？社陣領導的評論文章既沒有指出這類字眼已經過時（該拋棄的習慣的用法）也沒有指出當前的鬥爭已經完全沒有採用這類字眼的必要了，而只是在文字上兜圈子，一口咬定用了這類字眼，就是“違背馬來亞的概念”。這不是挑剔、恫嚇，又是什麼呢？

社陣領導的這篇文章，標題是：「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不容篡改」從這樣的標題看來，就有着指責“決議起草人”（按照社陣領導的說法）企圖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的意思了。第四條決議在什麼地方篡改了“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呢？決議不正是明明白白地用簡單淺白的語言寫道：“新加坡和聯合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這段話難道還有含糊之處嗎？「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的帽子是扣不到我們的頭上來的。

社陣領導的文章，還對第四條決議中的“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開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進行強烈的指責，說是“企圖在贊同馬來亞人民鬥爭戰略目標（從文章的標題看，社陣領導顯然是暗指我們企圖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的招牌下，推行其乖離這一戰略目標的鬥爭路線”、“不主張星洲城市鬥爭與聯合邦人民的鬥爭的有機配合，共同鬥爭來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有意將星洲的城市鬥爭與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尤其是鄉村區的鬥爭分隔開來。”“有意將星洲及其他大城市工人須與鄉村區農民結成牢不可破工農聯盟的原則拋棄。”、“反對剩姑政權變成是次要的事。”等等。真是絕妙的引伸和想像！把“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開展的進步鬥爭”、說成了這樣“離經叛道”，難怪聽信的人要口誅筆伐了。

事實是怎樣的呢？

世界上沒有一個成功的反帝反殖鬥爭，不是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而開展，並取得輝煌的成績的。星馬的反帝反殖鬥爭歷史，也早已証明了這一點。有誰認為星洲以往的反帝反殖鬥爭不是按照本身的具體情況

（轉入第十五版）

從右傾機會主義的哲學基礎談起

·慧川·

我們目前正在開展一項歷史性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由於右傾機會主義是反動派在我們組織內部的支柱；由於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推行的是一條客觀上幫助敵人，阻礙我們鬥爭向前發展的路線，我們必須不斷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揭露這些右傾路線的危害性，掃清他們在廣泛幹部和群眾中的不利影響，領導鬥爭邁步前進。

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在立場觀點上拋棄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採取妥協、投降的路線外，還在思想方法上犯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

在這篇文章里，我們首先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在思想方法上的錯誤，然後進而談談一般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在這方面的錯誤，得出兩種錯誤傾向的共同哲學基礎。使我們能從今天的關於路線問題的論戰中，吸取必要的經驗總結，以確保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因為這種認識，不會犯上兩種傾向的錯誤。避免我們的鬥爭進程產生某些沒有必要的損失。

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方法

我們都知道，要引導鬥爭走向勝利，除了要有英勇鬥爭、不畏犧牲的革命思想立場外，還要力求在一般原則的指導之下，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對具體問題得出最適當、最正確的解決方法。

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在思想立場上的錯誤，已有許多人從不同的方面詳盡地批判過了；我們在這里就從幾方面來指出右傾路線在思想方法上的謬誤。

(一)脫離實際·從主觀願望出發

我們不論做什麼事，都必須首先從實際出發，對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全面和必要調查工作，並在這個基礎上對之進行比較、分析的功夫，總結其規律，得出我們解決此問題的正確判斷，用以動手解決問題。

動手解決問題也同時是我們回到實際中去，檢查我們決定正誤的過程。如果我們的決定與客觀實際不相符合，就必須檢查：(1)我們究竟忽視了那部份的事實，而過份地誇大了那些部份事實？(2)我們在思想方法上的錯誤何在？從這兩方面的總結，我們就能一方面糾正我們對這一特點問題的錯誤看法，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我們的思想分析能力。

可是那些右傾路線却不是這樣，他們採取的是事前不從實際出發，事後又不願把自己的看法比之於實踐的結果，以審查決定的正誤。

例如，對於行動黨政權本質問題，他們就不看過去和現在行動黨政權和英美帝國主義勾結的事實，不看這個反動政權實際上是依存於帝國主義，為帝國主義所養的走狗。

行動黨在內實行的是鎮壓愛國民主力量和人士的政策；對外却扮演著替英美帝國主義在民族民主運動內搞破壞工作的走卒。對於南羅德西亞種族主義的反動政權的「片面宣佈獨立」，行動黨政權不是和許多非洲國家一道，堅決反對英國政府假意反對而實際却是慫恿和支持南羅德西亞反動政權的政策，却在非洲和英國斷絕外交關係和拒絕出席英聯邦總理會議的情況下出席會議，為英國政府考慮和辯解。對於越南人民反美愛國鬥爭，行動黨不是和世界人民站在一道，

反對美國侵略越南，而是和美帝國主義一起喊著所謂「共產黨威脅」、「東南亞和平」——實際上却是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不許人民反抗的「和平」——讓美軍在新加坡渡假。

行動黨一直掛在嘴邊的所謂「中立不結盟」，所謂「英國基地廿四小時內撤退的通知」和李光耀公佈的幾年前「美國間諜」的故事，以及對內推行的改良主義政策，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於鞏固和維護帝國主義勢力的假象和花招。都是更好地為帝國主義服務。

可是，對於這一點，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却從他們那種不依賴群眾，追求表面聯合強大的主觀願望出發，不客觀地從實際出發分析行動黨的反動本質，說什麼行動黨有「爬回人民陣營的可能性」。

也因為他們熱中於和反動派搞聯合，所以在對於反動派安排的假「獨立」上，他們也不看反動派一路來以及這事件上反動派聯合一致地鎮壓人民鬥爭的事實，抓住反動派之間的矛盾不放，却把反動派的共同陰謀丟在一邊。

對於社陣抵制行動黨「國會」，他們從自己害怕反動派，深怕超越反動派允許範圍一步的主觀願望出發，不研究反動派正準備把左派縮在一個劃定的小圈子里，以便削弱我們的力量和切斷我們對群眾的積極領導和教育作用的形勢，錯誤地，投合反動派反對社陣抵制「國會」。

這些不分析客觀實際，以害怕敵人不依賴群眾的思想影響下的主觀願望出發，而得出的看法和主張，已被許多實踐證明了其錯誤和危害性。

右傾路線在事前犯上了這些錯誤，事後又不願以實際作為檢驗的準繩，以及時地拋棄那些錯誤的看法。例如，關於「團結行動黨的可能性」問題，已經被行動黨瘋狂地逮捕左派領袖、逮捕大學生、虐待政治拘留者，進一步剝奪人民在各方面的權力所徹底粉碎；他們所歡迎的所謂「新加坡獨立」，也被這幾個月來的事實證明是反動派陰謀的體現，假「獨立」所帶來的一切都是維護而不是削減反動派的利益；他們反對抵制「國會」，事實也表明是和行動黨強迫政治拘留者簽發的聲明，和行動黨攻擊社陣的濫調一模一樣。

(二)表面、片面、靜止、孤立地看問題

我們都知道，我們看問題應該掌握事物的內部矛盾，要知道矛盾的兩方面和矛盾的運動方向，要善於看到此一矛盾與彼一矛盾的關係以及各矛盾在我們研究的對象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如果我們不這樣地研究和分析問題，就是犯上表面、片面、靜止和孤立地看問題的錯誤。

可是，那些右傾路線者在他們分析問題中，却犯上這些形而上學的錯誤。

例如，他們不願深入地分析行動黨政權的本質，表面地看待行動黨製造的一些假象和發出的一些偽言，在論及我們國內實現基本統一戰線的成員問題時，說什麼如果有人不反行動黨反聯盟而願意反美帝國主義，也可以成為我們基本統一戰線的成員。可是這些在許多場合喜歡搬弄理論的右傾路線者不知道，我們和聯盟、行動黨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就是廣大人民對

(轉入第九版)

英美帝國主義不可調和的矛盾的體現，要在今天的條件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就必須直接地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在這里的代理人和傀儡。不深入地分析我們和聯盟、行動黨矛盾的根本性質，是注定要犯錯誤的。

在對待群眾覺悟的問題上，這些右傾路線者過去和現在都是靜止地看待我們展開必要的鬥爭對群眾的積極教育作用，以為我們發動必要的鬥爭所遭受的就是鎮壓，根本不知道我們左翼在教育組織群眾上的先鋒作用。

關於右傾路線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却是隨手沾來皆有，舉不勝舉。例如他們整個路線的出發點，就是過份地強調靈活性一面，故意忽視原則性的一面。在這種把靈活性絕對化的看法的支配下，他們在每個場合都脫離了我們左派的厚則立場，在「國民服務」問題上，在鬥爭口號上，在對待行動黨的看法上，他們都因而背離我們的一貫立場。在對待星洲退出「大馬」以及行動黨本質上，他們也因爲誇大了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故意否定他們在國際國內聯合一致鎮壓人民鬥爭的一面，說什麼「歡迎星洲退出大馬」、行動黨「爬回人民陣營」的可能性。對於當前形勢，他們也只看到敵人瘋狂鎮壓的一面，不看反動派虛弱從而要對付日益強大的人民力量的另一面。

最後，他們也孤立地看待問題。對於星洲退出「大馬」，他們雖然最初口頭上承認反動派之間的矛盾和人民與反動派之間矛盾的相互聯系的關係，可是在最後的論及關於決定做法問題時，他們却拋棄最初的前提，說什麼退出「大馬」「提高了群眾的覺悟」、什麼「促進了馬來亞的最終統一」的及什麼「加強民族的團結」，把許多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有利條件唯恐不及地堆加上去，對反動派的陰謀却輕描淡寫，甚至是說了還有些担心，而從另一方面利用許多假想的「有利因素」將之沖淡和掩蓋掉。

我們在這里指出右傾路線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但是，那些右傾路線者是極力否認的，他們不但如此，而且還常常搬用各種理論，把正確路線說成什麼「不懂得靈活策略」。例如，最近星洲右傾路線在聯合邦的「權威理論家」和「導師」就在一篇論述有關路線的文章中，大談其思想方法的「理論」，把正確路線指為「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不耐煩去分析矛盾的個別特點」以及「把對敵不利的一面和對黨有利的一面加以誇大得離開了真實的情況」等等。

問題的實質究竟是怎樣的呢？這位右傾路線的「理論導師」所謂我們只知道「矛盾的普遍性」而不知道「矛盾的個別特點」是指那一個具體問題呢？我們綜觀了全文，推測其意大概是指我們只知道我們和反動派的矛盾，但沒有進一步研究矛盾兩方面的有利和不利情況，因此說我們以為「只要取「一點突破」就可「帶動全面」，勝利幾乎是舉目可望，伸手可觸了」。

如果這位右傾路線的「理論家」的思想就是這樣的話，那問題很簡單，我們是不是真的沒有分析敵我雙方的各種必要情況呢？不！不是的。在我們看來，從今天的敵我對比情況出發，聯盟和行動黨統治集團，因為借助着英美帝國主義的扶持，掌握了全部的國家機器，並且利用了廣泛馬來農民群眾還沒有覺悟的事實，暫時還能保持其統治地位，這是事實的一面；但是，從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我們說，反動派愈趨殘暴和更加在各方面依附帝國主義，就必將愈益激起人民的不滿和覺悟，不畏敵地開展鬥爭，教育群眾，如我們最後地推翻反動派創造條件，這是事情的另一面。相對靜止和發展地看問題是我們研究一切問題的辯證方法。可是，那些右傾路線者爲了掩蓋自己害怕敵人，不要鬥爭的思想，惡意地歪曲我們的觀點。告訴你們吧！右傾機會主義者，歪曲不是辯論，片面

看問題不是別人，正是你們自己。

(三) 脫離當時當地條件看待和總結歷史

我們看待和總結歷史，必須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而不能從現在的條件出發。必須知道某些缺點是當時當地可以避免的，某些缺點却是當時當地不能避免的；有某些做法從現在條件看來是不可以這麼做，而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却是應該這樣做的。

這是因爲，人不是按照着自己隨意的願望來創造歷史的，而是在一些已經存在的條件下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我們對於某個問題的正確看法從而正確的做法，是在某些歷史條件下的相對真理，這個相對真理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是對的，換了另一個條件就不對了，如果企圖以一個今天條件下的真理，去批判過去不同條件下的認識，拋棄任何條件，就會絕對性地看問題。

右傾機會主義在這方面錯誤的特點，不是表現爲用現在的正確看法去絕對地批判在不同條件下的看法和做法，而是用一種脫離原則立場的，阻礙歷史發展的錯誤看法去對待某一個當時當地條件下的正確看法，或者是過份地誇大當時當地錯誤的程度，故意忽視正確的主要方面。

右傾路線者這樣歪曲和否定歷史，都是爲他們推行妥協和投降路線服務的。

爲更好地反對右傾， 也必須重視思想方法。

上面我們指出了右傾路線在思想方法上的錯誤；但是，是不是可以說我們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妥協思想可以不用在我們的鬥爭中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呢？不是的。爲了堅持正確路線，爲了更有效地反對右傾路線，我們必須在任何時候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

前面我們是從消極的方面來批判右傾路線的思想方法，現在我們從幾方面更進一步闡述如何更積極地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

(一) 從實際中來，回到實際中去

我們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分歧，是屬於基本的、具有一般指導意義的原則分歧。這些基本分歧的內容，是關係到我們繼續引導鬥爭爭取勝利還是害怕敵人，畏縮不前的問題。例如，關於鬥爭形式，右傾路線者害怕必要的群眾鬥爭，只敢把自己限於反動派劃好的圈子里活動，而我們却認爲應該在當前的形勢下展開必要的鬥爭。

但是，與右傾路線相對立的正確路線，只給我們的鬥爭規劃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在什麼條件（時間和地點）下，採用怎樣的具體鬥爭形式，却不是預先完全地規定下來的，也不能給每一個具體鬥爭定好一個劃一個鬥爭形式和鬥爭步驟。這是因爲不同的條件有着不同的情況而身爲左翼的領導人，就完全有必要在一般原則指導之下、具體地調查和研究這些情況，作出符合於具體情況的決定來。

可是，關於某一個我們研究的特定對象，在我們是剛剛接觸而沒有經驗時，我們即使是有從實際出發的願望，並且也試圖從實際出發，也是可能會產生片面性和表面性而發生錯誤的。這就是我們工作中出現的缺點。對於這些缺點，我們要有特別的敏感，要善於總結以發現規律，以便以後更好地指導鬥爭。

如果我們還沒有發現已經發生的錯誤，別人却已提出時，我們就應該認真地研究，取其正確而捨其錯

（轉入第十版）

誤。決不能在出現錯誤時不檢查，或者拒絕別人正確的意見，幼稚地設想自己的意見才是正確路線，而接受別人正確的批評就會跟隨右傾路線，或把那些指出錯誤的好同志隨便地說成是「右傾思想」。因為我們接受正確的批評不但不會違反我們反對右傾路線，更不會是跟隨右傾路線，而是更有效地把反對右傾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

即使我們對某一特定的事物，已經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也不能自滿。因為事物是發展的，一切真理都是在某一定條件下的相對真理，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情況，要使我們更有把握地領導鬥爭。

關於不斷從實踐中總結經驗以充實我們的認識，最近人民黨雪州分部對於遊行鬥爭的經驗總結，就是一個很好的總結典範。（見黨訊14期的歡呼「三八」反美遊行的勝利一文）人民黨雪州分部同志根據「三八」反美遊行的經驗出發，認為我們過去採取的是「陣地式」的示威遊行，而經過了幾次鬥爭的經驗，尤其是「三八」反美遊行的經驗，像這次「三八」這種「游擊式」的形式，是一種可以採用而且在當今條件下，很好的形式，對於那種「陣地式」的遊行形式，却必須考慮更多一些必要的主客觀條件。

人民黨雪州分部同志在這里把鬥爭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緊密地聯繫起來，他們一方面批評某些右傾路線害怕鬥爭的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視在鬥爭中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他們因為善於總結經驗而豐富了我們對於鬥爭形式的認識。

(二)要善於掌握辯證法

從實際出發是和掌握辯證法分不開的。要在任何時候保證我們的看法和做法無誤，一定要善於掌握辯證法。

所謂掌握辯證法，最根本的就是分析事物的內部矛盾。例如，我們要決定某一鬥爭的步驟和形式，就要研究我們作為群眾的先鋒隊的左派的基本政策以及反動派政策兩方面的矛盾。對我們來說是要考慮採取什麼政策才能推動鬥爭進展，對於反動派就要了解其陰謀是什麼？除了這個矛盾以外，還要了解我們與廣大群眾認識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我們要達到教育群眾的是什麼？群眾對時局的一般觀點是怎樣的（包括正確和錯誤，積極和消極）？根據這兩對矛盾，我們得出在客觀上（而不是主觀上）有效地（而不是無效地）打擊敵人，提高群眾思想水平的步驟和形式。

除了在事先考慮外，就是在執行決定的過程中，也要不斷發現敵人與我們，我們與群眾的發展情況。有些情況是我們原先沒想到的，現在出現了。就要補充或糾正我們原來的決定。例如，我們與敵人鬥爭，敵人也和我們一樣在使用策略，有些步驟和形式固然是有效地打擊敵人，但是也有一些是反動派希望我們做的，這些之中還包括我們充份警惕不做時，敵人利用我們隊伍中的反動潛藏份子幹的。敵人希望我們做的，是客觀上對敵人有利而對我們不利的，如果自己做了或失去警惕因而讓潛藏份子幹了，就會進入敵人的圈套，帶來鬥爭的損失。

當然，在這里必須強調的是：我們所謂重視和敵人鬥爭的技術是建立在要鬥爭前進，是建立在藐視敵人的基礎之上的，這是在認識到鬥爭不可避免犧牲的基礎上考慮怎樣在可能的情況下避免沒有必要的犧牲。所以和右傾路線者因為害怕鬥爭而提出的所謂「避免犧牲」，「不進入敵人圈套」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這里闡述的怎樣最大限度地打擊敵人，最小限度的犧牲是那些沉迷於和敵人妥協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永遠也不能理解的。

我們展開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不論在文字工作上或實際工作上，也要善於掌握事物的內部矛盾。除了持着正確路線的我們和右傾路線者的矛盾外。這里也有我們和一些對問題還看不清的幹部之間的矛盾。寫文章或進行實際說服工作，為了全面，徹底地暴露右傾思想，同時也為了要教育許多對問題還不完全認清的幹部，就要一方面清楚、完全地提出我們正確的路線主張，對於一切可能會迷惑廣泛幹部的右傾言論進行無情的、徹底的駁斥，決不能草率從事，迴避一時自己沒有法子解答的問題，而重覆自己基本的觀點，更不能因為痛恨右傾言論而極端地提出某些過「左」的看法來。另一方面，也要講求作風和態度，什麼時候都要「擺事實、講道理」。要始終使自己處於有理有利的地位，決不要使我們的做法可能被第三者來是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

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在事前了解一般還看不清問題的幹部的意見，了解他們的認識水平，了解他們的思想疑慮。事後，也要了解他們的意見，傾聽他們的批評，不要一切都聽，也不要一切都不聽。就是對於那些右傾路線者，我們也要觀察，也要了解，如果我們說了他們無言以對，如果他們不高興，那就是我們對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成功地堵住了他們的嘴，如果他們還在那里興高彩烈、指手劃腳地議論，我們就要小心檢查自己是否有缺點。

掌握辯證法還要防止思想的片面性。右傾路線從他們的妥協，害怕的思想出發，強調策略而拋棄戰略，強調靈活性而拋棄原則性。我們反對他們就把他們放棄的着重地強調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要鬥爭的策略和靈活性。

例如，我們因為右傾路線害怕在城市中展開必要的鬥爭，着重地強調了城市鬥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是對的。但是如果因此忘記了鄉村鬥爭的決定性因素，把城市鬥爭提升到第一位就不對了。又如，我們反對右傾路線追求無原則的聯盟是對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反對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暫時聯盟或中立某些人，却代之以全面地打擊。不然，我們就會犯上「左」傾的幼稚病。

(三)善於在當前對當地的條件下研究和總結歷史。

右傾路線根據自己不要鬥爭的主觀思想來總結歷史；我們和他們相反，是用堅持鬥爭的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總結歷史。

我們過去是會有在或大或小的錯誤的。我們必須用現在我們制定而且被實踐證明了是正確的路線來批判過去的歷史，但是我們要研究那時的條件，如果從現在的條件出發，就會否定一切，拋棄歷史條件定出一個萬靈的公式，會使我們在今天以及將來採取不顧任何條件的極端做法，走向冒險主義的道路。

除了對過去歷史的總結不能脫離當時條件外。即使在同一時間內，為了達到一個共同的短暫行動目標，也要考慮不同的地點和場合有不同的鬥爭步驟和形式。一個善於指導鬥爭的領導人，不能從自己所處的條件出發，不研究別人不同的條件，就要別人按照自己的步驟和形式來進行。這樣做，只會削減我們的成績而不是增加我們的成績。

右傾和歷史上一般「左」傾的共同基礎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切錯誤的傾向，都是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主觀出發、片面和絕對地看問題的錯誤。

右傾路線是從動搖、妥協的立場出發犯上這些思

（轉入第十三版）

高舉「二反」鬥爭旗幟奮勇前進

隨着馬來亞國內外反帝、反殖、反「大馬」和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不斷高漲和深入，一小撮在左派運動內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動派在左派內部的代言人，紛紛出面，散播許多似是而非，極端反動的言論，大搞分裂活動，企圖阻止歷史的前進，削弱人民的鬥志。然而，在久經考驗的人民和幹部的具體鬥爭下，這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有的被拉下了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有的暫時“隱退”；有的正在改頭換面，打算再幹一番，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無論如何，他們的地盤是越來越小，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們的結果是徹底失敗。

這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雖被打垮了，但人還在，他們還是南奔北跑，東拉西湊，收拾“殘兵敗將”，印宣傳品開小組會議，籌劃滲透，企圖“東山再起”。他們以往散播的思想毒素並沒有完全被掃除，還有一些宣傳工具仍被他們盜用，還有一些組織被他們霸佔，加上反動派的促長鼓吹右傾思想，無時無刻在壓制正確思想。對此，我們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惕，決不能大意和感情用事。

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馬來亞左派運動內部的最主要危險，要防止右傾機會主義者從後門打進來的危險，唯有在左派組織內部及時肅清右傾思想。武裝正確思想，培養大批眼睛明亮，頭腦清醒，立場堅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接班人。這樣，才能永保左派不會變色，才能永保鬥爭事業，勇往前進，決不退縮。

我黨西區組織委員會在結合了局勢發展，訪問了各支部以及配合黨中央宣教委員會的工作計劃，提出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確立正確鬥爭路線」，「剷除自由散漫作風，樹立良好作、學態度」（簡稱二反運動）作為下半年的工作計劃。

同志們，一場比較有系統、有計劃，轟轟烈烈的思想教育運動正在我黨西區屬下支、辦展開，讓我們大家共同作主觀努力，克服困難，向西區看齊，在組織內部進行肅清右傾思想的教育工作。

對這樣一項具有歷史意義和鬥爭意義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僅要在我們黨內展開，同時，我們也深信其他愛國進步組織必將掀起肅清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運動，向右傾機會主義者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這里，我們轉載了黨西區組織委員會七月十五日為全面開展思想工作發出的告幹事書。

親愛的同志們：

——編者按——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兩大歷史洪流，衝擊着以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反動陣營的統治根基，推動了整個人類歷史的前進。在這排山倒海似的歷史洪流里，一切新舊勢力都進行着你死我活的鬥爭。當前國內外和左派運動內外出現的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局面，說明了這場鬥爭的更尖銳、更深入和更高漲。

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幸福的生活在這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偉大時代里。我們說它是幸福，因為我們親身參與到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火熱的鬥爭中。對我們來說鬥爭就是幸福，生活就是鬥爭。

同志們，我們全是自願自覺地參加到黨里來，承繼無數先烈們未完成的歷史任務，在不同崗位上負責不同程度的領導工作，為的是加緊進行教育、組織和動員群眾，把反帝、反殖、反「大馬」鬥爭進行到底，實現祖國（馬來亞）的真正獨立和統一，並過渡到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階級剝削階級人人有工做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深信並已見證過把「鬼變成鬼」的新社會必定代替我國目前這種把「人變成鬼」的舊社會。這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撓和轉移不了的。問題在於我們怎樣加速歷史巨輪的滾動，打掉強加在人民身上的鎖鏈，解放全民族，解放全人類。在這方面，就有賴於我們在各條戰線上，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堅持原則，站穩立場，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精神。

很明顯的，要實現我們的當前鬥爭目標，就迫切需要我們在各條戰線上展開對敵的鬥爭。自黨成立以來，我們所展開的反帝、反殖、反「大馬」和維護人民權益的鬥爭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也犯上了一些錯誤。總的來說，鬥爭成就是可觀的。因而反動派的鎮壓矛頭總是指向黨組織，它不僅以法西斯的暴力鎮壓正義鬥爭，無理逮捕和長期監禁無數黨的領導和幹部，同時，也利用形形色色的叛徒企圖打擊黨的正確鬥爭路線，醜化黨的領導。目前一小撮堅持錯誤，不糾正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也正瘋狂的散播反動思想和錯誤的“鬥爭路線”，並在組織內部大搞分裂活動，等等。所有這一切說明了我們的鬥爭比以往任何時期更高漲、更深入了。

在這火熱朝天的反帝鬥爭和民族民主解放鬥爭高潮中，左派內部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有着它的歷史和社會根源，它反映了黨外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這是必然的現象，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馬來亞的情況當然也不例外。

鬥爭的全面展開和深入，形成了敵我鬥爭的尖銳化，因此，有一小撮人接受不了驚天動地的大搏鬥，經不起曲折的鬥爭，就敗下陣來，掉了隊，跟不上，升白旗，拉後腳，向右轉，但他們又不甘自我暴露他們已向右傾，硬要偽裝左派，所以便製造種種謬論，散播各種謠言，瘋狂地向群眾宣傳，無恥地向幹部賄賂，以掩蓋他們的右傾思想和錯誤“鬥爭”路線。他們就把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領導和政黨扣上「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教條主義”，“死板板”等等。總之，這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打着「左」派反左派。

由於這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過去一段時期控制着馬來亞左派運動的組織和宣傳機器，使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錯誤的“鬥爭”路線泛濫着左派政黨和進步組織，因而對廣大的左派幹部和人民群眾起着極壞的影響，也阻礙了我們的對敵鬥爭。

隨着實踐和鬥爭的尖銳化，現在這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已逐漸全面的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謊言已掩蓋不了真理。他們的地盤已越來越小，他們的謬論已越來越不“靈驗”了，然而，正如反動派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一樣，他們決不甘心於失敗的，他們還是要做垂死的掙扎，搞復辟，我們決不能大意地給他們有喘氣的機會，應該也必定要挖掉他們的根，打毀他們的巢，使它不再泛濫，使它永無翻身之日。因此，西區委員會在最近訪問的時候，聽取了各支部領導的意見和經過調查研究之後，決定把今年下半年的工作計劃着重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出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確立正確鬥爭路線」，「剷除自由散漫作風，樹立良好作、學態度」。簡單和通俗的說，就是開展「二反運動」。這是應鬥爭的需要，應歷史的需要，應人民的需要，應組織的需要，也是應同志們的需要。本身的鬥爭經驗和各國人民的鬥爭經驗，有力的告訴和提醒我們，如果沒有反掉左派內部的右傾機會

（轉入第二十版）

高舉左派工運戰鬥旗幟前進

★ 轉載自書報印務業職工聯合會第廿四期會訊文章 ★

我會新執行委員會誕生了，新的會務方針也制訂了，今後，我會將在新的執委會領導下，在新的會務方針的光輝照耀下，高舉左派工運的戰鬥旗幟，奮勇前進！

回顧過去一年來，我會經歷了艱難，複雜的旅程，我們依靠廣大工友和幹事的努力，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由於我會本身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弱點，我們過去也曾犯了不少錯誤，產生了不少偏差。我們決心在今後工作中認真地檢討並糾正這些錯誤和偏差，為左派工運的統一和健康發展貢獻我們的力量。

……我們對於左派工運今後的任務問題，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以供我會工友、幹事和兄弟工團研究和參考：

第一，我們必須注意重視思想工作，必須更努力提高工友的階級覺悟，使我們左派工運的成員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敢於鬥爭的精神。在左派工運內部，必須經常地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作風在工人隊伍有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這種思想作風表現在工作中，就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自由散漫等等，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機會主義。目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從根本上講，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情緒在左翼運動中的反映。我們要從根本上挖掉右傾機會主義的根子，就必須開展思想鬥爭，堅決同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行鬥爭。從而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和戰鬥世界觀武裝我們成員的頭腦，使我們的成員都樹雄心，立壯志，在日常工作中積極苦幹，不辭勞苦，不計個人得失，在生活中艱苦樸素，孜孜不倦地學習，在政治上堅定成熟，能獨立而準確觀察和分析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能放眼世界，看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無限光明的前途。加強對工人的思想工作，是我國民族民主運動的需要，是左派工運進行鬥爭的需要，是防止工人和工會幹事思想脫化變質的需要。我們強調，必須在日常工作中，突出思想工作，將這項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這項工作，不僅是宣教委員會的事，而且也是組織委員會，總務股，以及一切工作部門、單位的事。

第二，我們必須更加重視政治，並參與左翼和人民所進行的政治鬥爭。同時，在經濟鬥爭中，提高工友思想認識。在工會內公開宣揚脫離政治的謬論的人固然不多，但是不關心政治，不積極參加政治運動的人却有不少。任何人都不能脫離政治，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來管你，你脫離也脫離不得。我們工人階級要根本改變被壓迫的地位，要爭取幸福的生活和自身徹底解放，不能不參與改革社會的政治鬥爭。唯有從政治上打倒反動派政權，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實現工人階級的埋想。脫離政治的傾向是十分有害的，是對我們工人階級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十分有利的。工人階級思想覺悟的提高，主要表現在政治認識上的提高。在政治上認識低，沒有政治熱情，就根本談不上什麼覺悟。

今後，我們必須重視工人的經濟鬥爭，重視處理

各廠店勞資合約與糾紛，盡一切的可能實實際際照顧我會會友生活福利，包括爭取較好的待遇，介紹工作，替工友們解決困難等等，在这一切經濟鬥爭中，只有把工友團結起來，並認識工人兄弟要根本改變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必須積極參與政治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反動統治，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在目前，我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援越抗美運動，這是一項全體人民共同參與並推動的政治運動，我們左派工團決不應置身其外，而必須全力以赴，站到反美鬥爭的最前線。今天，有些人由於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挑撥和誤導，由於本身的狹隘的胸懷和無原則的偏見，竟然對這項正義重大的政治運動採取冷漠旁觀態度，消極敷衍，這是極端錯誤的，這實質上就是要脫離政治，就是對正義鬥爭的冷淡，這種思想作風必須嚴格地批判。

第三，批判右翼運動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過去，我曾在許多方面受到右傾思想的侵蝕和影響，在日常工作中政治問題上和工運問題上犯了一些錯誤和偏差，造成了或多或少不良後果。今天，我會的領導人，幹事和廣大會友都已醒悟過來，深切地認識到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危害性。在這種破壞左翼戰鬥團結，敗壞左翼幹部斗志的右傾思想影響下，我們的一些幹事甚至是領導人表現了對政治鬥爭的冷漠消極，對左翼前途的悲觀失望，片面地強調經濟鬥爭與福利工作，企圖把一個戰鬥性的左翼工會變成資產階級化的“業餘俱樂部”。在對外工作方面，我們也做了一些不利於左翼，不利於左派工運的團結的事。對此，我們深切地感到負疚和遺憾。今後，我們應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中，起我們所應起的作用。我們認為，如果不同右傾思想展開鬥爭，沒有在反對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那就談不上左翼的團結。對於那一小撮頑固地堅持右傾思想和路線的人，我們同他們志不同，道不合，怎能團結呢？當然，目前不少人是由於一路來，受右傾思想的影響，一時感到模稜，但他們仍然要鬥爭，要革命的，我們就有責任耐心地教育他們，爭取他們，團結他們。我們打擊的主要方向，應該朝向知錯不改，負隅頑抗，並且搞宗派，搞分裂活動的，無可救藥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們堅信，左翼運動（包括我們左派工運）必將在不久的將來，在正確的鬥爭路線上空前的團結和統一，並發揮更加偉大的戰鬥力。

第四，為了擴大我們的隊伍，擴大我們的影響，使我們左派工運永遠保持高度的戰鬥力，我們必須加強日常的會務工作，特別是加強培養接班人的工作。我們的宣教工作，組織工作，財政工作，都必須不斷的加強，不斷改進，必須注意工作方法，必須緊密聯繫群眾，關心工友的生活，關心工友和幹事的思想狀況和學習狀況。對於經濟有困難，家中有不幸遭遇的工友，我們都應該發揚工人階級的階級友愛精神，盡力給予幫助。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應創造多種多樣的活動，吸引大量工友參加會務活動。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必須防止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侵蝕，必須防止成員產生“為學文化而學文

（轉入第十三版）

想方法的錯誤的；歷史上的一切「左」傾冒險主義却是從急躁的主觀思想出發而犯上這些錯誤的。

兩種傾向的共同錯誤還表現在作風上；那就是說，兩者都同時犯上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

右傾路線因為不要鬥爭，他們脫離國際工人階級鬥爭的普遍真理，在面對客觀的鬥爭場合時，從狹隘的經驗出發——如不利條件的經驗——提出他們右傾的思想。例如，他們常常誇大民族團結工作困難，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不利條件的經驗，而不在這方面研究別人對這方面總結的經驗，那就是民族是服從階級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因為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剝削和壓迫，在左派先鋒的教育下，是會最終覺悟並投入火熱的鬥爭隊伍的；另一方面，右傾路線為了要以理論來掩蓋自己的投降思想本質，他們往往片面地不用別人正確理論的一方面，故意拋開對自己不利的一面，或者故意違背事實，把別人的理論生硬地套在我們的條件下。

同樣的，「左」傾從他們那種不分析實際的急躁病出發，一方面是過份地強調有利因素或暫時的有利形勢，滿足於過去或現在的狹隘經驗，不願用工人運動的理論去分析這些經驗。另一方面，「左」傾思想者也常常只根據別人在不同條件下的理論，不顧實際死硬地搬來執行。

但是一般地說，右傾路線常常犯上經驗主義的錯誤，而「左」傾路線却易於犯上教條主義的錯誤。

除此以外，兩種錯誤傾向還在組織上犯上宗派主義。右傾和「左」傾路線是脫離我們鬥爭的正確原則，為了保證他們的路線通行無阻，他們拒絕一切正確的意見和勸告。例如右傾路線在自己的組織內部，他們不願實行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和組織之間不願尊奉協商一致的原則。兩種傾向必須依靠脫離群眾的宗派主義才能過日子。

所以，為了避免在任何時候犯上兩種傾向的錯誤，從思想方法上的意義來說，我們應該遇事從實際出發，善於把握辯證法分析問題；從組織上的意義來說，我們就要反對宗派主義，要堅持走群眾路線。要做到這些，那就是說，我們應該虛心學習，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却要聽取各方面正確的意見，敢於正視缺點和錯誤，始終站在真理的一邊，萬萬不能採取驕傲的態度。

由於右傾和「左」傾在思想方法上有着共同的基礎，所以這兩種錯誤傾向常常互相轉化。右傾路線在局面沉靜或反動派進攻時，片面地誇大了敵人的力量而忽視群眾的力量，不敢堅持鬥爭；可是一旦形勢轉變為對我們有利或高潮時，右傾路線就會轉而誇大我們的力量而低估敵人的力量，搖身一變而成「左」傾路線。「左」傾路線也是如此，他們是在局勢高潮時，首先誇大有利因素而忽視不利因素，而在形勢低落時轉化為誇大不利因素的右傾錯誤。

但是，所謂要兼顧有利和不利因素，兼看敵人的力量和群眾的力量等等矛盾的兩個組成部分。不能採用「平等對分」的方法，即把有利和不利，敵人力量和我們的力量都各分為一半，因為這是折衷主義，是避開（當然在客觀上是不能避開）兩種傾向的愚蠢方法。

立場原則和思想方法的關係

立場和思想方法的關係，立場是主要的，思想方法是服從於立場的。持有錯誤的立場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其中一些口頭上也講要應用和怎樣運用正確思想方法的。可是動搖和妥協的立場使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真理，結果採用錯誤的思想方法，得出為他們妥協思想立場服務的錯誤結論。

但是，思想方法對立場也會有反作用，忠於並掌握科學方法，就能幫助鞏固和堅持我們的立場，能在順利或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

如果說從思想方法的意義上看，右傾和「左」傾是一致的；可是，從原則立場的意義出發，右傾和「左」傾却有本質的不同，右傾是不鬥爭的，也反對別人鬥爭，而「左」傾却是要鬥爭的。

所以，很清楚的，是不是右傾機會主義高喊「反對冒險主義」就是懂得策略呢？不是的。在右傾機會主義者還沒有剷除右傾思想前，他們根本不配談什麼策略，他們有的只是投降的策略。

只有在思想方法上看到兩種傾向和共同點，而又在原則立場上區分兩種傾向，才能有效地在今天展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

（接第十二版）

化”，“為文娛而文娛”甚至“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不注意這點，就有可能在這些活動中又產生一批又一批的工人階級的蜕化變質分子，這些人名義上是工人，腦袋里裝的却是資產階級思想，我們強調，工人學文化，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知識，是為了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而不是為了別的東西。工人搞文娛，是為了教育自己和加強團結，為了培養工人階級思想情感，為了鼓舞大家去進行正義鬥爭，而不僅僅是為了消遣。在日常工作中，要不斷發掘人才，要把那些立場堅定，作風好，能聯繫群眾，積極能幹的工友提拔上來，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鍛鍊得更堅強，更成熟，這樣，當環境變得惡劣，形勢變得緊張，鬥爭更加尖銳的時刻，我們的隊伍就不怕沒有可靠的接班人繼續領導下去，就可以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和正確的鬥爭方向。

讓我們發揚工人階級敢闖、敢幹、敢鬥的精神，高舉左派工運的戰鬥旗幟，高舉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幟，勇往直前，決不後退！

更正（黨訊第十五期）

(一)第二版第一欄第一段第三行應為：

他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反動派在左派內部散播的反動言論）是同……

(二)第二版第一欄第五段第一行應為：

依照魏醫生的可以「非先工農後其他」的反動思想觀點……

(三)第二版第二欄第三段最後一句應加上：

實際上，祝「大馬」的“團總”成員是不可能反「大馬」的。

(四)第三版第一欄第一段第六行應為：

人民要嚴正地對這撮反動派在左派內部的代言人（右傾機會主義者）說：我們……

(五)第三版第二欄第三段最後第二行應為：

而放棄四十八巴仙的巫族——農民（還不包括還為數許多的其他民族的農民群眾），這不是……

(六)第四版第一欄第一段第一行應為：

言要是勞工黨不採取行動對付霹靂州分部，他……

(七)第四版第二欄第一段第二行應為：

只能是欺騙三歲小孩和那些對還不了解實際情況而暫時模糊的人。他那……

(八)第十四版第二欄第二段第三行應為：

都是有意地在其所謂不必「死板板先工農後其他」的反動思想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我黨東區組委會成立宣言

爲了更好地促進黨務的向前發展，加強黨內的團結，推進反帝、反殖、反「大馬」以及爭取實現祖國的真正獨立和統一並建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偉大事業。基於此我們以無比堅定的意志和立場，接受黨的委託而莊嚴地宣佈東區組織委員會的正式成立。

今天，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大動盪的時代里。各種政治勢力正在進行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是新的進步力量和腐朽的反動勢力的鬥爭；是帝國主義壓迫者和全世界被奴役的人民反壓迫的鬥爭。

人類的歷史是向前發展，新時代的巨輪是向前邁進。新生進步的力量必然是不斷地成長和壯大的發展起來；一切腐朽反動的勢力必然是沿着滅亡的末路滑下去。這是一切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任何的勢力也阻擋和轉移不了的。

當前的時局發展，完全是証明了這一真理。一方面是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國際反動勢力，正面對着全世界人民進步力量的打擊，其處境是一天比一天糟，在節節敗退中趨向滅亡。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國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爲爭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粉碎帝國主義奴役的枷鎖，已經匯成一股反帝反殖革命鬥爭的偉大洪流，勢不可擋地衝向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國際反動陣營，在戰鬥中取得輝煌的勝利。今天越南人民的戰績，就是最好的例証。

正當世界人民革命的風暴震盪五洲，動搖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統治根基的時刻，它們總是不甘心失敗的。因此，它們必然在作垂死的掙扎，妄圖挽救其必然滅亡的命運。就在這時刻，世界的局勢正在迅速的發展和變化，一切的事物好的和壞的、新的和腐朽的、進步的和反動的各種勢力，都在互相排擠、互相的取代，而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因此，也就出現了政治勢力的大分化、大組合的局面。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國際反動陣營，正在拉攏着各國反動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湊成一股逆流，試圖搗亂歷史的向前發展，破壞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世界各國人民的進步力量，空前的結合起來，爲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反對侵略和壓迫以及反對一切破壞世界人民革命的牛鬼蛇神而形成的世界人民的國際反帝統一戰綫。

在這大動盪的偉大時代里，我們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也不能例外地，一方面是面對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派政權的統治和壓迫；另一方面是高舉反帝、反殖、反「大馬」的大旗，向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我們黨，社會主義陣綫自成立到現在，一直是堅決地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堅決地跟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鬥爭到底，以及堅決地爲爭取實現祖國真正的獨立和統一，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的馬來亞（包括星洲）而奮鬥到底。

由於我黨有着進步和鮮明的反帝、反殖的立場，始終不渝地捍衛人民的權益，敢於跟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善於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因此，黨的存在和發展，就大大地不利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的統治，就成了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的眼中釘。所以，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對黨恨之入骨，它們千方百計、無恥地勾結在一起，動用整個國家機器來鎮壓人民，鎮壓黨。它們極卑鄙的通過明的、暗的兩面手法，一面採取殘酷暴力的鎮壓，以逮捕刑罰的法西斯的手段來對付黨和人民

；一面是以最陰險最惡毒的陰謀，利用隱藏的黨內的敵人，如高蔣這類的叛徒來破壞黨、瓦解黨。儘管反動派用一切的兇惡和陰險的手段來破壞人民的鬥爭和打擊黨的勾當，然而還是要被廣大的人民群眾揭穿和有力的反擊，最終還是要失敗的。這將使人們更充分的認識到以及更有力的說明：敵人對黨進攻得越毒、越兇，也就是說明黨做得越對、越好，我們就更有信心的幹。

顯然的，在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反動政權還掌握着整個國家的機器的時候，甚至其國家機器被人民粉碎之後，反動派仍然是會不斷地對人民，對黨進攻的；另一方面，目前左翼的隊伍又泛濫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這將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害到整個鬥爭，擾亂了左翼運動的步伐。因此，我們的鬥爭和工作還會面對着來自組織內外的重重困難。然而，這一切的困難是暫時的，是不能難倒我們的。因此我們必須以革命樂觀主義，維護黨綱，原則，堅決站穩立場，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思想，來指導我們的鬥爭，排除萬難，打倒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

爲此，我們堅決嚴正的誓言：我們堅決地站在人民群眾的這一邊，不屈不撓地捍衛人民權益，爲爭取實現祖國的真正獨立統一，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的馬來亞（包括星洲）而堅決鬥爭到底。

我們要非常明確的表示，我們堅決爲維護黨的反帝、反殖、反「大馬」、反假「獨立」的嚴正立場，反對一切危害人民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逆流和錯誤的路綫而鬥爭到底。

爲了有效地推進黨務的發展和加強黨內的團結，我們決心盡一切的能力，促進黨中、支的良好關係，及時地向支部貫徹黨中央的正確政策並迅速地向黨中央反映支部的意見。

我們將盡一切能力協助區各個支部，促進黨務工作，和解決支部組織上的困難，並使區各個支部聯系得更緊密。

我們認爲，作好政治思想工作是我黨目前重要工作之一，我們要盡一切能力協助區各個支部展開思想工作，學習正確理論，提高思想認識，肅清一切自由散漫、悲觀、消沉以及形形色色不正確的思想 and 言論。

我們認爲要做好聯系群眾的工作，提高黨的威信，首先必須重視群眾的福利工作。因此我們將盡一切的努力，關心群眾生活，協助群眾解決困難。

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要做好黨和人民委託給我們的各項工作是繁重和面對着許多困難的，但我們更加清楚的知道，我們的任務就是向任何的一切困難進行鬥爭，戰勝一切困難。

我們深信在各個支部，辦事處及每位同志，同心協力的合作以及在黨正確的領導下一定會戰勝一切的困難，做好每一項工作，最後完成歷史交給我們艱巨的光榮的任務。

反帝團結萬歲

社會主義萬歲

社陣東區組織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八日

而進行的呢？能不能說星洲一路來的一切按照本身的具體情況開展的鬥爭，是“不主張城市鬥爭與鄉村鬥爭相配合”、是“有意將工農聯盟原則拋棄”？能不能說星洲一路來一切按照本身具體情況開展的鬥爭是“乖離”了星馬真正統一的戰略目標？這是何等嚴重的想像呀！試問，星馬的反殖反殖鬥爭，是怎樣發展、壯大起來的呢？難道會是星馬人民不按照具體情況的“教條主義”鬥爭所取得的成果嗎？

我們認為，社陣領導把第四條決議說成是反對城鄉鬥爭相結合，拋棄工農聯盟原則等等，如果不是要把問題帶到十萬八千里外去，無的放矢，便是對原意的曲解。我們願藉此誠懇地重申：我們堅決贊同城鄉鬥爭相結合、堅決執行工農聯盟的原則。這個立場，不論在何等複雜困難的情況下，都堅持到底的。也正是依據這個原則立場，我們認為，一切鬥爭只有與自己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才是把原則立場貫徹到具體鬥爭上去，才能把原則立場堅持到底。我們也以爲，不論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怎樣改變統治方式，以有關地區人民的名義表達自己的思想看法，結合有關地區的具體條件，進行促進有關地區利益的鬥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最有力的。新加坡人民與聯邦人民過去、現在、將來，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前途。能不能說促進新加坡人民利益的鬥爭就是與促進聯邦人民利益的鬥爭“背道而馳”呢？

既然社陣領導不厭其煩地在“城鄉鬥爭”與“工農聯盟”的問題上大作文章，那麼就讓我們針對這兩個問題，初步地表達我們一點點初淺的看法，請教於社陣領導同志。

爲什麼提出新加坡與聯邦人民“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開展鬥爭”就是“不主張新加坡人民的城鄉鬥爭與聯邦人民的鄉村鬥爭有機地配合呢？難道必須把新加坡的具體情況與聯邦的具體情況機械地共同起來，才是主張新加坡的城鄉鬥爭與聯邦人民鬥爭的有機配合嗎？不要說新加坡與聯邦的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就是在聯邦區域內的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市鎮（或者說半城市），市鎮與鄉村，這一城市與那一城市，這一鄉村與那一鄉村，都會存在着不同的具體情況，誰也不能說客觀地承認這些區域的不同的具體情況，就是要把城市與鄉村的鬥爭分開來或者是不主張城市與鄉村的鬥爭有機配合。左翼運動應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承認馬來亞各地域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具體特點，只有正確地認識了這些具體特點，才能正確地認識城市與鄉村鬥爭的相互關係，才能把城市與鄉村人民的鬥爭更加正確地有機地聯繫起來！相反的，否定了城市與鄉村的具體特點，或者是不去正確認識城市與鄉村的具體特點，便不能把城市與鄉村人民的鬥爭正確地聯繫起來。

爲了要實現馬來亞民族民主運動的勝利，必須要建立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廣泛民族統一戰綫，特別是聯邦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實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更是一個艱苦的任務，需要長期、耐心、系統的努力。由於民族構成的關係，各民族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思想和政治覺悟也是不平衡的，誰也不能懷疑，馬來亞的反帝反殖鬥爭必須而且一定能够建立工農的鞏固聯盟，但是從現階段看，聯邦的農民特別是馬來亞農民の思想和政治覺悟是比較低落的。在過去反日本法西斯反英帝國主義以及當前的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反傀儡政權的鬥爭中，馬來農民沒有積極地普遍地參加，在一個可以預見的將來的時間內，馬來農民也還不可能積極地普遍地參加到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反傀儡政權的鬥爭行列中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像某些人（正如社陣領導）所說的那樣，要把工農的鞏固聯盟拋棄，而是使到我們廣大的同志認

識，去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起來鬥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因爲，沒有把馬來農民教育、團結和動員起來鬥爭，馬來亞的民族民主運動就不可能進入波瀾壯闊的時期，就不可能取得最後勝利，這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嗎？所以，我們說馬來亞的工農聯盟必須而且一定能够建立起來，但是聯邦鄉村的馬來農民還沒有普遍覺悟，而且覺悟也不高，在現階段工農還沒有建立鞏固的聯盟，這完全不意味着我們忽視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或者把工農鞏固聯盟拋棄，而是使我們廣大的同志能够充份認識，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是一項十分重要而且是艱苦的任務，使廣大的同志更加重視並加緊進行這項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的艱苦任務。這不是非常正確的嗎？爲什麼實事求是地承認馬來亞人民的統一戰綫的形成過程中的某些具體特點，就要被指責爲把工農的鞏固聯盟拋棄呢？

新加坡的左翼運動，比過去任何時刻，迫切需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假如，有人認爲，左翼運動今天出現了意見分歧，而必須通過在組織上的對立鬥爭來解決，那是不符合我們團結對敵的利益的。儘管我們的內部有意見上的分歧，從問題的根本性質上看，這些分歧是屬於我們內部的是非問題，即人民內部矛盾，這些矛盾並不是根本利益的衝突，是正確意見與錯誤意見的矛盾，是正確路綫與錯誤路綫的矛盾，對待或處理這些矛盾，必須先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內部的爭辯或鬥爭，來解決這些意見上的分歧，從而使左翼運動能够在新的條件下達到新的團結。更明確地說，就是，我們左翼運動內部儘管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分歧，必須針對這些分歧意見進行爭辯，但絕不應該因爲內部的意見分歧展開鬥爭而損害左翼運動的戰鬥團結，應該把堅持真理的“原則性”與保持團結的“組織性”正確地統一起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有些同志（正如社陣領導）並不是這樣認識問題的，他們對問題的爭辯並不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他們對問題的爭論不是爲了追尋真理，不是與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友善的討論。這些同志在他們自己的組織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時，他們不是採取堅持真理的“原則性”與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方針，他們爲了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自己組織內的同志身上，而一旦廣大的同志不接受他們的意見時，他們不是採取耐心的說服或批評以及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是採取組織上的分裂或對立的方針，如社陣現在的某些領導同志（以李紹組醫生爲首）在國民登記問題上因爲意見上的分歧而退黨，就是一個非常明顯和印象深刻的例子。這些同志，在對持自己組織內部的分歧意見，採取這樣惡劣的態度，在對待整個左翼運動的內部分歧意見，也是採取這樣粗暴的態度，尤其嚴重還在於，這些同志蓄意地把當前左翼運動的內部矛盾馬虎地草率地判定爲勢不兩立的敵我矛盾，從而以解決敵我矛盾的方式、展開你死我活的對敵鬥爭爲解決內部矛盾。今天新加坡左翼運動內部思想分歧的不斷擴大，關係上的惡化，組織上的分裂，鬥爭步伐上的不統一，都是跟這些因素，分不開的。

今天左翼運動出現了意見上的分歧，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一切錯誤的思想產生是有着其社會歷史的根源，企圖把左翼運動的意見分歧簡單地理解爲純粹是幾個領導人的固執己見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當然，某些領導人是否正確對待分歧意見與保持左翼的統一關係，是決定事情是否正確處理或是因意見分歧而導致組織上分裂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對待錯誤的思想時，是不應該強調個人的責任，不要以爲只要簡單地打擊了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問題就解決了，我們應對錯誤思想的內容以及產生錯誤思想的具體環境，進行耐心的分析，從而使廣大的同志能够認識這些思想的

（轉入第二十版）

，我們的義務和責任是把爭取統一馬來亞的鬥爭作為當前的最迫切工作任務。聯合鬥爭的成功機會是比分開鬥爭來得更好。因此，我們必須促進一個和人為的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民族主義”與假“新加坡民族主義”相對立的馬來亞意識——馬來亞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只是一直談說“新加坡工人和新加坡人民”，我們只是鼓動和促進一個“新加坡意識”和一個假“新加坡民族主義”。那恰恰是帝國主義和當地傀儡要我們做的日思夜想的。因為那只能把新加坡人民同聯合邦人民分割開來，妨礙我們聯合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我國的鬥爭。

必須作適當的比較

因此，很清楚地，敵人代理人在強調“新加坡工人”和“新加坡人民”時，他們不過是幫助美英帝國主義者推行「分而治之」的陰謀詭計。他們試圖把攻擊矛頭轉向李紹祖，說他在一九六一年也同樣使用“新加坡人民”這一句，但這種笨拙的歪曲手法不足以掩蓋他們自己同帝國主義者的勾結和對人民基本利益的公然背叛。

我們也要提醒這些敵人代理人，他們的“比較”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把東西和事情當成一成不變來看待。時代改變了，形勢改變了。在一九六一年的特殊意義下所使用的某些字句是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拿來和一九六六年的不同意義下的同一字句進行比較。只有在一切情況和變量不改變時，才能做出正確的比較。所以，這些假“左派人士”和騙子用不着瞞蔽工友和人民的眼睛！

當前的形勢迫切要求我們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而不是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一切詭辯，拐彎抹角，或陰險的兩面手法都不能夠轉移當前的迫切任務。他們繼續誤導和轉移人民當前的迫切鬥爭任務的企圖只能進一步証實這些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不是工人階級的所謂“代表”。他們是帝國主義商品的推銷員，為推行美英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工作。

我們在以上所說的也同樣可以應用到他們對“星馬兩地”問題所提出的冠冕堂皇的議論。“星馬兩地”這一詞句的使用當然要看其使用的意義而定。「星馬」這兩字是很籠統的，而且可以表達我們所要表達的幾種意見。而“兩地”的意思也同樣得看這一詞句所使用的意義而定。毫無疑問地，盡管提案第四條的文字含有蓄意製造模糊和措辭不明確，以及不管這些敵人代理人如何地詭辯，提案中的“兩地”指的是新加坡和聯合邦或馬來亞或「馬來西亞」的分別鬥爭。

他們已經接受“馬來西亞”和假「獨立的」新加坡為“兩個不同的政治單位”。根據他們的所謂事實求是的論說方法，這兩個單位已經是“客觀的現實”。他們說：事實上，「馬來西亞」存在是一個客觀現實，新加坡在形式上「退出」「馬來西亞」也是一個客觀現實”！

這樣，這些騙子和敵人代理人的詭辯和錯誤議論又有何用呢？他們怎麼能夠通過在文字上要花招來掩蓋他們自己呢？

因此，不管“星馬”是代表新加坡和聯合邦，“新加坡和馬來亞”或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它絲毫不影響我們對這些敵人代理人所做的正確性和原則性的指控，他們對我們的這指控無法答覆也不敢答覆。我們指控他們幫助帝國主義者推售爭取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新殖民主義“鬥爭”路線。他們關於“地區特性”，關於城市之間和鄉村之間的差異等等又長又臭的謬論，在我們爭取整個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民族解放鬥爭的這一意義上是徹底荒謬，牛頭不對馬嘴和不正當的！引用這一徹底荒謬，牛頭不對馬嘴和不正當的例子來替他們的謬論辯護

，這不只顯示他們對馬來亞鬥爭，左派原則和理論缺乏瞭解和掌握不夠，同時也顯示蓄意地試圖誤導人民，以方便他們乖離爭取統一馬來亞的鬥爭道路。

(八)怎樣搞好同馬來兄弟的團結？

為了幹其罪惡的勾當，這些自稱為“左派”的敵人代理人，以不誠實的態度來對待左派的某些基本原則的作法只能更進一步的暴露他們本身。他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這就是他們的特點之一。這種作法和態度，也只能使他們自己陷入矛盾重重的境地。例如，當他們大談有關城鄉和工農聯盟問題時，這些敵人代理人強調“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起來鬥爭的重要性的迫切性”。否則，就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他們反問說：“難道這不是非常正確的嗎？”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很正確的。但是，當他們在廠商會議第廿五期談論需要以工人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組成的“聯合陣綫”，用來反對工農聯盟基本原則時，他們卻又演唱另一個調子。這一小撮敵人代理人的不遵守左派的基本原則，對同一種事物，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講不同的話也是他們另一個特點。一旦他們的醜惡面目被全面暴露時，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企圖加以掩蓋。

讓我們看看騙子們和敵人代理人講些什麼：『在馬來亞的工農聯盟必須而且一定能夠建立起來。但是聯合邦鄉村的馬來農民還沒有普遍覺悟，而且覺悟也不高，在現階段工農還沒有建立鞏固的聯盟，這完全不意味着我們忽視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或把工農鞏固聯盟拋棄，而是使我們廣大的同志能夠充份認識，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是一項十分重要而且是艱苦的任務，使廣大的同志更加重視並加緊進行這項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的艱苦任務』。這批假“左派”和敵人代理人最後問：『為什麼實事求是地承認馬來亞人民的統一戰綫的形成過程中的某些具體特點，就要被指責為把工農的鞏固聯盟拋棄呢？』

騙子們的這些囁嚅之語是什麼意思呢？他們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問題是：既然他們知道作好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他們對此又作些什麼呢？他們真正的意思難道是正如他們所說的「使廣大的同志更加重視並加緊進行這項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的艱苦任務」嗎？他們是不是不懂得或裝着不懂：在企圖建立一個星加坡的意識來反對馬來亞意識時，他們實際上是和他們所誓言的背道而馳了？

在聯合邦，馬來兄弟比較多，而新加坡却較多華人兄弟，英帝一路來就在聯合邦的馬來同胞中，製造種種反星洲華人同胞的不信任和恐懼心理。他們現在只是強調星加坡而不是強調馬來亞，這些騙子能希望去教育聯邦的馬來群眾和進一步希望他們與華人佔多數的星加坡工人聯合呢？他們這樣做，豈不是促長聯合邦的馬來同胞的更不信任和恐懼心理，特別是當他們提起要爭取一個“獨立的星加坡”時。這不是妨礙了我們與馬來同胞的聯合嗎？

如果我們真正要教育和團結馬來兄弟，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認為正確的作法是：應當通過實際的行動顯示要與他們團結，有誠意的泛馬範圍內與他們團結和工作在一起，而不是把星洲從聯邦大陸分隔開來。我們認為：這是最低的要求。但是，敵人代理人却強調要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加坡”，在聯合邦的馬來同胞中散播和促長不信任思想，使城市的華人無法與鄉村的馬來兄弟聯合，從而幫美英帝國主義者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動政策！

(轉入第十七版)

(九)“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爲了掩蓋他們的醜惡面貌，這批假“左派”和敵人代理人經常提出要“團結”的假呼。他們高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他們夢想欺騙群眾，使人以爲：1. 他們是左派運動的一部份，因此是左派的朋友而不是敵人；2. 他們是要團結對敵的好人，而我們反而是不要團結對敵的壞人！

但是，這些伎倆是騙不了的。這批敵人代理人是不要團結的。他們是分裂份子。當他們高喊“團結”時，他們真正的意思是要我們放棄原則立場而與他們合伙去出賣人民的根本利益！

既然他們提起“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我們要問：他們有沒有同社陣和人民黨一道，譴責反動派搞出星洲退出「大馬」「星洲假獨立」的騙局？他們有沒有與行動黨劃清界綫？他們有沒有支持社陣的抵制“國會”和“補選”？他們有沒有真正譴責敵人代理人——高蔣的叛變行爲？他們有沒有拒絕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和反對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洲”？

他們不但沒有支持社陣和人民黨並與我們一起去反對共同的敵人——美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東姑和李光耀反動派，相反的，他們盡一切可能去分裂和破壞人民反帝鬥爭的團結！

爲了達到欺騙群眾和掩蓋其醜惡面貌，他們喊了幾句爲騙取工人群眾的反帝口號。在這同時，他們又聲稱行動黨對人民做了些好事，盡量美化敵人，使人對敵人產生幻想，甚至想與行動黨搞統戰！因此，他們一步步的自我暴露假反帝的面目。其實，他們已露出其帝國主義幫兇的原形，他們是人民的敵人！我們與敵人難道還有團結的基礎嗎？

我們不能與分裂份子團結

團結本是件好事和必要的事。大家都希望有團結。我們相信我們是可以團結一切真正反帝的力量。但是，我們不可能與帝國主義者、反動派和一切不要真團結，只要分裂和破壞團結的人搞團結。其實，他們是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忙。在幫敵人和反動派忙的幫兇和堅決反對敵人的人們之間，有一條很寬的鴻溝，這是沒有團結基礎的。在敵人代理人，分裂份子與工人，人民和我們之間，是沒有團結基礎的。我們不能與分裂份子搞團結。我們只能與他們劃清界綫。我們應堅決與他們鬥爭。我們必須暴露其在工運內部自稱爲“左派代表”的敵人代理人，並堅決的與他們鬥爭到底，全面的孤立他們。現在，我們正爲了反美英帝國主義而鬥爭。經驗告訴我們：在沒有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和分裂份子的情況下，反帝鬥爭是無法進行的。

“不是根本利益的衝突”？

這些敵人代理人爲了麻痺人們的警惕性而大談“我們的分歧是屬於內部的是非問題，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不是基本利益的衝突”。但事實是什麼呢？事實是：從他們提出“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口號起（其實是從國民登記問題開始），這批假“左派”不但願總結鬥爭經驗，承認錯誤和糾正錯誤，並幫助澄清錯誤口號、政策和觀點所引起的混亂局面；反而更進一步地與反動派合作，以對抗人民。假如早期的分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話，目前的分歧可就不是了。因爲他們並沒有檢討一系列的錯誤，糾正錯誤，回到正確的鬥爭道路上來，而是自覺的堅持錯誤下去這樣內部矛盾就成爲敵我矛盾了。我們與幫反動派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代理人，怎會有共同利益呢？

這怎麼「不是根本利益的衝突」呢？

這些敵人代理人爲了替本身辯護而寫到：「左派內部的分歧是有其社會、歷史和思想根源的」。這樣的說法是對的。但他們却在那所謂“答覆”里狡辯說：左派內部今天的分歧是“在李紹祖領導的社陣所採取的錯誤的工作方法引起的”。他們是不是認爲：不能用在他們身上的理由，就可用在別人的身上呢？這是什麼邏輯？魏利煌已唱過這個舊調（他已完全被暴露了），他曾公開的說：馬來亞左派內部的分歧是由李紹祖的“高高在上”和“獨斷獨行”所造成的。這些誹謗李紹祖的行爲並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像魏利煌之流的敵人代理人與李紹祖等人之間，在政治上、觀點上和對待主要問題的態度上，如“退出大馬”、“新加坡的假「獨立」”、抵制「國會」，“聯合陣綫”等等，是有極大和根本分歧的。

誰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

敵人代理人把錯誤都推到別人身上，企圖造成一個印象即：他們一路來在工會里以及與社陣的關係上的處理問題的方法都是“正確”的。

但是，事實是怎樣呢？歷史事實證明他們的說法是虛偽的。在他們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上，我們是一貫遵循正確的工作方法；而他們却是採用反動的方法。這方面的問題特別突出的是表現在“退出大馬”問題上。他們把有關工會與社陣的分歧公開化，儘管他們會答應不這樣做。他們更進一步惡意中傷李紹祖。最近，他們又偷偷地出賣性的提案（「退出大馬」錯誤口號的產物）帶入“五一大會”，無庸置疑的他們的工作方法正和敵人一模一樣。我們不應忘記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是緊密的互相聯系的。在過去兩年多來，他們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已被證明是錯誤。那麼，他們的工作方法又何以能正確呢？

讓我們告訴敵人代理人：停止你們那欺騙和自相矛盾的兩面手法吧！你們已被暴露了。你們企圖分化左派運動的陰謀不會得逞。你們或者還有幾個同僚在左派的周圍，但他們也終將會被暴露的！

(十)什麼是“兩條路綫的鬥爭”？

這批騙子們經常裝出什麼都懂得的樣子，並專門批評別人的“錯誤”。他們企圖把罪過推在別人身上的手法來掩蓋自己的錯誤，將別人的正確意見說成是“極端的”、“過左”、“冒險”、“教條”等等。他們聲稱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也同時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關門主義”等等。他們把這種反“左”和右的作法稱爲“兩條路綫的鬥爭”！然而這是不是兩條路綫鬥爭的意義呢？也就是說什麼是兩條路綫的鬥爭呢？

首先，讓我們問：假如反現代修正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是正如他們所說的代表“兩條路綫的鬥爭”，那麼，這批騙子所走的又是那一條路綫呢？他們的意識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正所謂“第三條路綫”呢？如果是的話，那麼他們（敵人代理人）所鼓吹的這條路綫難道不是行動黨所走的嗎？難道這也不是行動黨所鼓吹的嗎？

其次，在一段短短的文字里“現代修正主義”這個詞句就出現十二次！他們這樣多次提到這個字眼是不是要給工友造成一個印象：以爲這批敵人代理人是懂得很多理論的如“現代修正主義”、“左”傾機會主義等等。他們是不是企圖證明他們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因此，本身就不是現代修正主義者了？

在我們反錯誤思想鬥爭的三年中，從未用過現代

（轉入第十八版）

修正主義來形容某些敵人代理人。當然，這不等於馬來亞左派運動內部沒有現代修正主義的存在，正如在全世界一樣。但是，在警察極權統治下今天的馬來亞，人民的民主權力和自由都被剝奪，共產主義是被英帝國和反動派宣佈為“非法”的。因此，我們並不認為須要或明智的把“現代修正主義”這字眼應用在我們討論和辯論中。讓我們不要忘記：在今天的極權統治下應用這些字眼很可能給反動派有更多的藉口對人民採取鎮壓行動。

問題就產生了：為什麼這批敵人的代理人要用這類字眼，並在這短短的字句里用的這麼多，這麼頻繁呢？這是不是“作賊喊捉賊”的策略呢？還是想替行動黨鎮壓社陣，工會和人民黨而打開方便之門的惡劣陰謀呢？

既然“兩條路線的鬥爭”被提出來，那麼，我們對這兩條路線的理解又是怎樣？在今天馬來亞的具體局勢里（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這是堅持正確路線的一邊，和堅持錯誤路線的另一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並不像敵人代理人所講的那樣，什麼反對“左”與右的鬥爭。

正確的鬥爭路線

在馬來亞，什麼是正確和錯誤路線呢？

正確的鬥爭路線是：堅決維護黨和左派的基本原則和立場；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反帝力量；堅決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本地反動派，反對“馬來西亞”和星洲的假「獨立」；並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作為我們當前的迫切鬥爭任務，當然這也就是維護人民基本自由民主權力的鬥爭。這是我們一貫主張和遵循的鬥爭路線，是人民鬥爭走向最後勝利的道路。

錯誤的路線就是違背黨的和左派的基本立場和原則，造成分裂和混亂；和假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接受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星洲退出大馬”的憲法安排；承認星洲的“假獨立”，那所謂“爭取星洲完全獨立”的政策作為當前迫切任務的路線；這包括採用與美英帝國主義者及其本地傀儡妥協和政策的政策。這是敵人代理人所主張和遵循的路線，企圖在於破壞和麻痺人民的鬥爭意志。

這就是馬來亞左派運動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也就是，正確的路線反對錯誤的路線。與敵人代理人所講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完全不同的。他們虛假的所謂“兩條路線”（反“左”與反右）主要是想掩蓋他們那錯誤的鬥爭路線。並企圖混亂、誤導和欺騙及麻痺工人和人民，一心一意為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聯盟和行動黨服務！

這些敵人代理人在廠商工聯會訊第廿五期的一篇文章里，大談反對“左”傾和右傾。在這篇文章里，他們無的放矢（其實是有意的放矢，即攻擊左派）的談論反對“左”和右傾機會主義，入股作風。他們沒有也不敢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什麼是他們所反的“左”和什麼是右！今天，他們照舊沒有也不敢用實際例子來說明什麼是“左”和什麼是右，儘管在過去三年中，很多的例子他們是可以引用。

為什麼他們不要引用實際例子來說明呢？答案是明顯的。假如他們這樣做，他們馬上就會自我暴露，使人們看到：這些整天大談反“左”和右的人，其實本身就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因為如果他們引用實際例子，事實將會證明他們所污蔑的“什麼「左」傾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關門主義、一定就要決戰”的人正是堅持正確路線者相反正是他們自己證明自己歪曲事實和偽造出完全沒有存在的局面和事件。

企圖在於污蔑別人，為自己爭取支持。這是敵人而不是朋友的無恥策略。

他們把攻擊的矛頭轉向我們，說什麼“令人懷疑的是，社陣領導如此這般論證，究竟要把群眾帶到什麼地方去”？

讓我們告訴這些騙子和敵人代理人：我們不會像你們所幻想的那樣，把群眾帶到你們所指的死角。你們主張的是錯誤的路線和道路。你們要為帝國主義服務，把人民帶入失敗和奴役的境地。相反的，我們遵循一條正確的路線和道路。我們為人民的利益服務，並在反帝和民族解放鬥爭中，帶群眾走向成功和勝利。因此，你們所提出來的問題，應該是反問你們自己。你們到底要把群眾帶到那里去？

（十一）所謂“三個問題”

貫串在這整篇的所謂“回答”的文章里；是一條為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反動派利益服務的黑線。他們企圖摧毀正確路線和正確路線的捍衛者。因此，他們把火力集中在社陣領導層特別是李紹祖醫生。他們幻想在孤立社陣和李紹祖的情況下，切斷正確意見、思想和政策在左派內的影響，使錯誤的意見、思想和政策能誤導人民，達到他們為美英帝國主義和其本地傀儡聯盟和行動黨政權服務的目的。

在所謂“回答”的後面，這批敵人的代理人惡意地提出三個幼稚的問題、企圖為難我們，進一步的幹其分裂活動。但是，與他們想象的相反，這些問題並沒有使我們為難。我們覺得高興：我們有機會進一步去暴露敵人無恥的謊言。讓我們逐一回答他們的問題吧。

（一）“為什麼作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派政黨，沒有慶祝偉大的國際勞動節？”

回答：自我黨在一九六一年成立以來，社陣就未單獨舉行過“五一”慶祝大會。我們並不像敵人代理人所暗示的那樣不相信或代表工人階級。主要是因為我黨黨員多數是工人或工會的會員。因此，黨員同志自然會參加工會的五一慶祝大會，尤其五一是一切工會的偉大節日，而且左派工會也通常有個聯合慶祝大會的統一組織。自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都是如此。直到今天，這已成為我黨的慣例，沒有人責問過這個問題。我黨政策是基於工人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偉大的五一節里黨的整個精神是與工人在一起的。一如既往，我黨與各工會都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沒有必要另外再單獨舉行五一慶祝會。假如我們單獨召集五一大會，這撮敵人代理人也可反過來問：你們為什麼單獨召開五一大會呀！還不是分散工友的集中力量嗎？對於他們來說，不管我們是否有做，總之是不正確的。這不是很荒唐嗎？

這個問題的主要目的是惡意的暗示（正如他們一九六五年在某一個工會的會訊中的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社陣並沒有代表工人階級。我們說：這不單單對黨在監牢內外的同志的莫大污辱，也是對國內外支持社陣的人民群眾的莫大污辱！

現在讓我們反問他們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讀者是可以從事實中找到答案的，即他們過去為什麼不提這問題而偏偏要在今天提起它呢？是不是因為我們暴露和攻擊了他們的錯誤口號、錯誤的政策和錯誤的觀點特別是今年在羽球館召開的五一分裂大會的出賣性決議？既然社陣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就未單獨舉行五一大會，他們是不是認為社陣在這整個時期也都不是代表工人階級呢？

問題（二）：為什麼，我們邀請貴黨參加五一大會和園遊會，貴黨連一個禮貌的回答都沒有？

答案：你們是無恥的說謊者。（轉入第十九版）

我們是有給你們答覆的，王清杉同志的名字（及其登記號碼等）不是已經給了你們，以便申請群眾大會的准証嗎？

我們不要出席四月廿九日的茶會，因為這並不是廿九工團所組織的茶會，這不是一個團結的茶會。在沒有得到廿九工團的同志和一個非團結的集會里，我們不準備成為它（集會）的成員。更坦白的說：我們也信不過你們。事實證明：你們是騙子，是敵人的代理人！

儘管在六個工團站穩立場和反對下，你們接受警方的鎮壓性條件，給左派工運帶來了組織上的分裂。我們決不能同意你們背叛工人的基本利益和分裂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怎能期望我們參加你們分裂的“五一大會”呢？

再者，你們把“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洲”的所謂“鬥爭”作為當前鬥爭任務的出賣性的大會提案第四條，偷偷摸摸的帶入羽球館大會，並在工友沒有注意下強加在工人身上。你們怎能期望我們參加你們所謂“五一大會”，幫你們掩蓋你們的醜惡面貌，不自覺的成為你們出賣工人和人民利益的罪惡勾當的幫兇？如果你們以為我們會這樣做的話，那就是做夢！

現在讓我們問讀者們：他們是不是企圖以說謊來騙取工人信任嗎？他們能否誠實而講出真話呢？

問題(三)：為什麼貴黨主席李紹祖醫生偏偏在工人階級的偉大節日來臨之前，發表“獻詞”無原則地攻擊左翼工運領導？

答案：你們又再說謊了！李醫生五一獻辭呼吁勞動人民必須警惕在他們中間的敵人代理人 and 假“左派”，這批人“妄圖利用不正確的觀點、不正確的政策和口號，來模糊和誤導工人群眾，麻痺他們的反帝精神和鬥志、以及分化和削弱國內左翼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團結。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採取歪曲事實、污蔑和造謠等反動手段，來進攻維護真理的人士”。

李醫生並沒有攻擊左派工運的領導層。他只攻擊像你們之流的敵人代理人 and 假“左派份子”！這並不是像你們所說的所謂無原則的攻擊。這個攻擊是基於在原則基礎上進行的。讓我們問：難道攻擊假“左派”和敵人代理人是不對嗎？你們是不是認為：我們應協助掩護假“左派”和敵人代理人，讚揚他們並幫他們去欺騙工友？我們決不會包庇像你們一樣的騙子和敵人代理人！我們將堅持揭露像你們一樣的敵人代理人！我們也將繼續揭露每個角落的敵人代理人。對於那批混入左派運動的敵人代理人來說，他們當然不喜歡我們這樣做！

我們要問讀者：把我們對這一小撮人的攻擊歪曲為向真正的工運者的攻擊，這難道能掩蓋他們的反動本質，並能贏得工友的支持嗎？他們是否認為工友群眾和真正的左翼工運者是那麼的無知嗎？他們為什麼熱情地保護假“左派份子”和敵人代理人？

(十二) 簡 結

我們已經對那所謂“回答”中的各點提出評論。我們不打算對那所謂“回答”中的每一個謬論加以評論。這批騙子和敵人代理人寫這篇東西的主要目的是想掩蓋自己的反動本質，模糊和誤導工人群眾和人民。因此，他們才寫出了那些似是而非和虛偽的論調以及引用那模稜兩可、沒有實例、牛頭不對馬嘴和完全具有誤導性的例子作辯解。

他們也利用一切機會挑撥離間，大搞分裂活動。他們裝出對左派鬥爭甚至是左派團結的假關心。他們用了許多本來不常用的字眼，企圖博取同志們的歡心。在這同時，他們期望把當前左派運動的不團結現象

歸罪於社陣的領導特別是李紹祖本身；並把我們對他們的攻擊和暴露污蔑為“粗暴和野蠻”，歪曲為對黨同志，工人群眾和人民的攻擊。

他們申訴我們“歪曲、挑別、恐嚇”他們，其實他們本身就是這些伎倆的罪犯。他們裝成專家的樣子，用狡辯、虛偽的和牛頭不對馬嘴的論調，企圖模糊和誤導工人群眾。

他們希望在工人群眾的腦中造成混亂，以方便扮演騙子、敵人代理人、鼓動者和破壞者的角色以推行它們的惡毒陰謀。因此，他們沒有也不敢在某些問題上，明確的和肯定的表明他們的立場。我們指出他們的錯誤，要求他們承認和糾正錯誤時，他們就設法把罪過推到別人身上，並亂說“社陣的論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們過去在“國民登記”、“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口號等問題上，也同樣的採用這種策略。今天，他們還繼續這樣做。

在不斷地提出種種錯誤口號，錯誤觀點和錯誤政策，並拒絕承認這些錯誤，以及他們那侮辱、造謠，誹謗別人和偷偷摸摸的把出賣性的鬥爭路線插入五一的議決案里的行動證明：他們根本不把左翼和把人民利益放在一切問題之上的真正左派人士。

相反的，他們已經被證明是騙子和假“左派”，是混入工人階級隊伍的敵人代理人。

在那不是回答的“回答”中，他們只是玩弄字眼特別對“星馬”兩字。但對有關重大問題如“星洲的假獨立”，我們對他們的出賣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謂“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洲”的暴露和攻擊等問題上，却不敢面對正題。

他們企圖掩蓋他們支持“馬來西亞”和“星洲假獨立”的事實；並為他們那條出賣性的路線即：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洲和其他如“大馬的存在是個客觀事實”、“星洲退出大馬也是個客觀事實”的論調辯護。他們更進一步說：這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單位”，並稱之為“事實求是”！

這些觀點並不是屬於真正左派的，甚至連民族主義者也不會支持這樣的觀點。這些都是騙子和敵人代理人的觀點。

為了掩蓋他們的錯誤，他們頑固拒絕承認和糾正錯誤。並企圖給人造成一個他們才是正確者的印象。他們說：“一切取決於條件、時間、地區”。但是，在這里他們也是錯了。他們完全忽略了主觀因素即人的因素。他們忘記了人是歷史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條件、時間和地區”雖是重要，但沒有比人的因素那麼重要。人是最具決定性的。

總之，我們應清楚的看到：無論騙子和敵人代理人如何的裝模作樣，如何的甜言蜜語，他們的行動已使自己暴露無餘。我們應該從經驗中得到教訓。對我們來說，如果裝着沒有看到敵人代理人所幹的一切壞事，那是極端愚蠢的。

(十三) 鬥爭前景今後怎樣呢？

馬來亞當前左派內部的分歧是有其社會和歷史背景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混入左派的一小撮敵人代理人的破壞、顛覆和分裂活動所造成。他們其中一部份在實踐中被暴露了。大大的給被模糊和誤導的人們打閉了眼界。許多人已認清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並在敵友之間劃清了界綫。這都是好事，不是壞事。我們不要犯到諸如與敵人聯合的錯誤。我們要與一切反帝的力量聯合，但我們不能也不會與親帝力量和敵人代理人聯合，不管他們是如何的偽裝自己。

有些人在接受那些騙子和敵人代理人具有毒素的錯誤口號、錯誤觀點和錯誤政策時，並沒有進行批判性的檢討和分析。這些人必須放棄以往的偏見，認真

(轉入第二十版)

(接第十九版)

的研究真正左派的正確口號、正確觀點和正確政策，並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他們必須在敵友之間劃清界綫。否則將會發現本身是有意無意地為敵人而不是為人民服務。

對於“左派”、騙子和敵人代理人的陰謀必須有所警惕。那些已被暴露和孤立者，正打算擺脫他們的困境，重新爬回左派隊伍。他們正玩弄某些同志的“情緒”和“友誼”，期望他們採取中立，不攻擊和不批判的態度。

我們不能走進敵人的圈套。在正確與錯誤、對與不對的鬥爭中，中立主義是沒有的。中立只是能意味着與敵人妥協，幫助敵人重整隊伍，使他們再向人民和工人群眾進攻。我們應時時暴露、孤立和反對騙子和敵人的一切伎倆。

讓我們緊緊的團結起來，堅持黨的立場和正確的鬥爭路線，全面的擊敗敵人代理人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陰謀。堅決地為實現一個真正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鬥爭，進行到底。而不是那所謂“完全獨立的新加坡”。這是我們當前急不容緩的任務。完成這個任務是我們大家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接第十五版)

危害性，使廣大的同志，正確地認識堅持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兩條路線鬥爭的重要性。假如不這樣做，而把鬥爭的主要矛盾指向某些個別同志身上，這只能簡單地打擊個別同志外，是不能肅清錯誤的思想，也不能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同樣的錯誤。

在思想與政治上，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左”傾機會主義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的，因為，不論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不符合廣大人民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利益的，任由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橫行，那勢必要使左翼的鬥爭事業一敗塗地。在今後的鬥爭中，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不敢在戰略上蔑視敵人，不敢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鬥爭的軟弱無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這是當前的主要的危險的思想），同時又必須認真而且嚴肅地肅清一切盲動主義以及關門主義的思想，堅決反對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就輕言與敵人進行決戰的盲動與冒險主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捍衛正確的政治路線，反對錯誤的政治路線。

當前，在國際上，工人階級正在進行着一場偉大的思想鬥爭，即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全世界工人階級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對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有着深刻的意義，因為只有徹底反掉現代修正主義，全世界各國人民才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偉大歷史任務。各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都必須認真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馬來亞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應該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看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只要出現了現代修正主義思潮，就必須向它展開堅決的勝利鬥爭。但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而且在態度上必須是嚴肅和認真的。不幸的是，有些同志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態度上是不嚴肅不認真的，這些同志企圖利用廣大同志仇視與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情緒，馬虎地草率地把當前左翼運動的內部矛盾判定為敵我矛盾，把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扣上“現代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錯誤地進行無情的打擊。廣大同志應該認識，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與容忍“左”傾機會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樣的，反對“左”傾機會主義也絕不能容忍現代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兩條路線的鬥爭，堅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或右

傾機會主義的同時，也堅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應該強調的是，左翼運動內部的思想鬥爭，不但為弄清是非，而且也是為了團結同志的。解決左翼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使到左翼運動能夠在新的條件下達到新的團結，廣大同志和工友群眾，絕不願意看到左翼運動因為內部的意見分歧而導致組織上的分裂或對立的。我們衷心的希望，有意見分歧的同志，老老實實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友善的討論和協商辦法消除分歧，只要大家都有團結的願望，左翼運動的反帝戰鬥團結一定會得到發展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廣大同志和工友群眾一定能夠發揚團結對敵的優良傳統，反對分裂助敵的錯誤作法。我們也衷心地期望為了左翼戰鬥團結，為了對敵鬥爭的有利發展，大家應該糾正一切馬虎、草率、粗暴的不正確作法，尤其是不要馬虎地草率地把當前左翼運動的內部矛盾判定為敵我矛盾。假如有誰擁有確鑿的證據和根據，可以肯定地判定的確確屬於敵我關係，那麼，不妨直接地把事實擺出來，把道理講出來，假如真的是千真萬確的、令人信服的，我們保證一定堅決參於這場偉大的對敵鬥爭。

還有許多問題，我們以及各有關工團將在適當的時間內進行答覆。

現在，我們有三個問題，要請問社陣領導同志：

- (1) 為什麼，作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政黨，沒有慶祝偉大的國際勞動節？
- (2) 為什麼，我們邀請貴黨參加五一大會和園遊會，貴黨連一個禮貌的回答都沒有？
- (3) 為什麼，貴黨主席李紹祖醫生偏偏在工人階級的偉大節日來臨之前，發表“獻詞”無原則地攻擊左翼工運領導？

(接第八版)

主義思想——當前的主要危險，我們的反帝和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就不能有效的展開。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麻痺斗志，癱瘓組織，阻礙前進的絆腳石。右傾機會主義者是反動派在左派內部的代言人。因此，一切要自由，要解放，要民主，要進步的人民群眾和廣大幹部，必須把反帝、反殖、反剝削、反壓迫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地結合起來，始終不渝的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由於敵我鬥爭的尖銳化，反動派的日愈虛弱元也就更自我暴露地訴諸暴力鎮壓和傾向於法西斯獨裁，加上變節份子和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散播有毒思想，造謠中傷，興風作浪，等等。因此，使到有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看不到鬥爭前途，失去信心，沒有幹勁。自由散漫的作風也隨之在工作上和學習上漫延，輕的不積極參與工作，注重個人衣着、遊玩，鬧情緒，發牢騷，等等。重的喊出悲觀消極的言論，退縮隱退等等。這種不良的作、學歪風必須加以徹底剷除，否則，它將大大的削弱我們的組織和反殖隊伍。

同志們，我們必須好好地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有力武器，除掉壞思想，剷掉壞作風。雖然搞“二反運動”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新的、沒有經驗、但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不過，只要我們抱着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互相督促，互相鼓舞，互相學習，我們深信一定能勝利的完成這項“二反運動”。

同志們，讓我們大家一起樹雄心作個反帝的好戰士，立壯志作個反殖的接班人，共同在這「二反運動」中，把我們的思想提得高高的，把作風樹得好好的，把學習搞得熱熱的，把團結作得密密的，把組織鞏固得牢牢的，把敵人分得清清的，把群眾聯系得緊緊的，把眼睛擦得亮亮的，這樣，我們就能夠在任何情況下，粉碎來自黨內外一切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